



金銀島

Treasure Island

原著

羅拔·史蒂文森

Robert L. Stevenson

戚建邦／翻譯及改編

星姆／封面插繪

薩那／角色插繪





Fifteen men on the dead man's chest—

Yo-ho-ho, and a bottle of rum!

Drink and the devil had done for the rest—

Yo-ho-ho, and a bottle of rum!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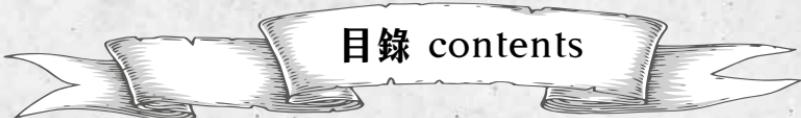
十五個漢子趴箱子，死人箱子藏秘寶，

唷呵呵唷呵呵，給我來瓶蘭姆酒！

喝吧喝吧盡情喝，酒和魔鬼索殘命，

唷呵呵唷呵呵，給我來瓶蘭姆酒！





目錄 contents

第一章、老海盜	12
第二章、BLACK DOG	19
第三章、木箱的遺物	26
第四章、藏寶圖	35
第五章、海廚師	45
第六章、海盜的陰謀	59
第七章、我的岸上冒險	73

♂ 第八章、木寨攻防戰	90
♂ 第九章、海上激鬥	104
♂ 第十章、席爾法船長	120
♂ 第十一章、尋寶	131
♂ 第十二章、歸航	145



主要角色簡介

吉姆

Jim Hawkins



本故事的主角，本鮑上將旅店老闆之子。年少的他對大海充滿熱情，跟隨大人展開尋寶的旅程。

利弗西醫生

Dr. Livesey



很重視理性的醫生，為人審慎，不會做白日夢。

鄉紳屈勞尼

Squire Trelawney



富有的紳士和地主，出資及親身參與尋寶之旅。本身也熱愛冒險，非常慷慨大方和信守承諾。



席爾法

Long John Silver



船上的廚師，與綠色的鸚鵡為伍，似乎隱藏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

斯摩烈船長 Captain Smollett



伊斯帕紐拉號的船長，與吉姆等人踏上尋寶之旅。

比爾·龐斯 Billy Bones



投宿本鮑上將旅店的老海員，對人非常無禮及粗魯。他經常把吉姆當跑腿，卻拖欠承諾給他的酬勞（事實上他連旅館的房租也要賒帳）。



黑狗 Black Dog



比爾的仇家。

班·庚 Ben Gunn



被放逐到荒島的海盜，外表像野人一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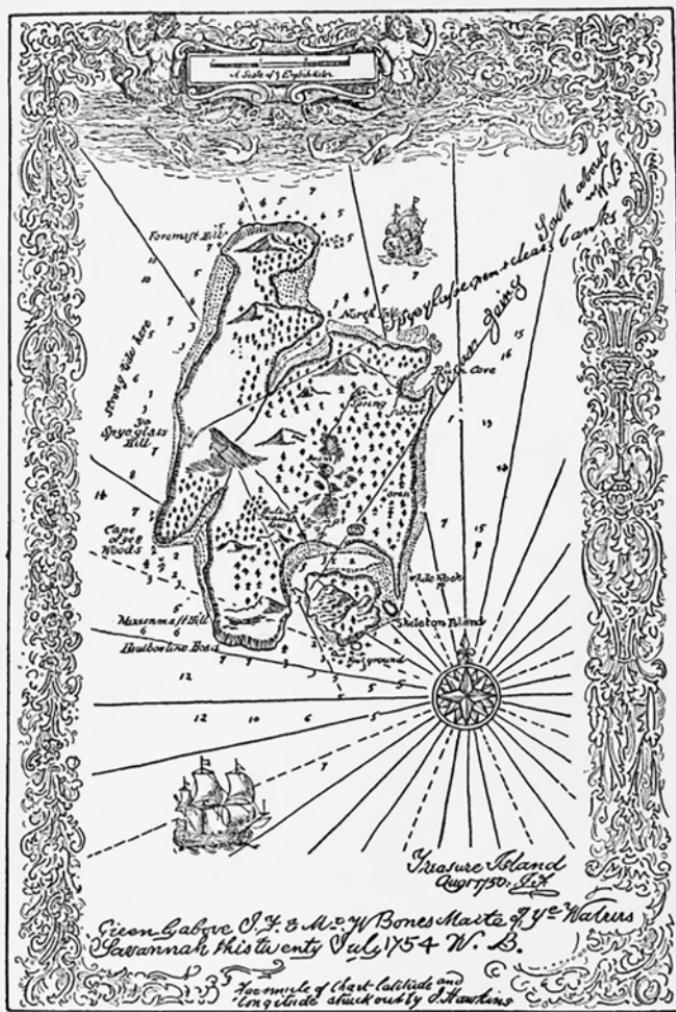
The Author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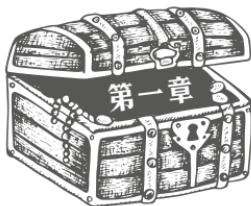
羅拔·史蒂文森
Robert L. Stevenson

(1850-1894)

蘇格蘭小說家，英國文學新浪漫主義的代表之一。祖先都是周遊列國的燈塔設計師，讓他遺傳到熱愛冒險、喜愛海洋的性格。其作品深受兒童和大眾愛戴，代表作有《金銀島》和《化身博士》。



《金銀島》初版的藏寶圖，首次發表於1883年。



鄉紳屈勞尼、利弗西醫生及其他倖存者希望我把金銀島的故事寫下來，除了島的位置，一切經歷都毫無保留公開。我不可以揭露島的位置，是因為島上還有寶藏。

我於一七XX年動筆，當時我爸經營「本鮑上將旅店」，而一切就從臉帶刀疤的老水手踏入旅店的一刻說起。

我清楚記得，老水手和一個推着大木箱的人出現，慢慢走向我們的旅店。那個大木箱應該裝着衣物，就是海員專用的行李箱。老水手身材高壯，栗子

般的深褐肌色，身穿藍色的外套，豬尾辮長得垂落肩膀。他的手掌上傷痕累累，其中一側的臉頰上有刀疤。

老水手一邊吹口哨，一邊環顧四周，然後突然引吭高歌：「十五個漢子趴箱子，死人箱子藏秘寶，唷呵呵唷呵呵，給我來瓶蘭姆酒！」

老水手用一根類似撬棍的棒子敲門，向我爸點了杯蘭姆酒。他小口啜飲，像個鑑賞家般品嚐酒香，目光仍在峭壁與旅店招牌之間遊走。

「好海灣，好酒館。客人多嗎？」他問。

「不多。」我爸回答。

「很好。這地方適合我。我要在這裏住上一段日子。我這個人很簡單，只需要蘭姆酒、培根和蛋，另外我要一間可以望見船港的房間。你問我怎麼稱呼？呵，你可以叫我『船長』。」

老水手一說完，丟下三、四枚金幣。

「租金超過了再跟我說。」

儘管此人衣衫襤褸和嗓音沙啞，他看起來並不像是一般的水手，真的比較像習慣發號施令的大副或

船長。

「老船長」沉默寡言，整天就拿着單筒望遠鏡，在海灣附近逗留或在峭壁上閒晃。到了晚上，他就坐在大廳火堆旁的角落，自顧自喝蘭姆酒。通常他不太理睬跟他搭話的人，只會突然抬頭，惡狠狠地瞪視對方。我們和其他客人很快就學乖了，懶得再去打擾他。

每天散步回來，船長都會問：

「有沒有看來像水手的人路過？」

一開始我們以為他想認識其他海員，後來才發現他是要避開這類人。

每當有海員到訪「本鮑上將旅店」，船長就會先躲在門簾後偷看，覺得無礙才出來。但只要有海員留在大堂，他永遠像老鼠一樣不作一聲。

有一天，船長把我拉到一角，低聲道：「小子！我每個月給你一枚銀幣，就四便士吧！你幫我留意，如果有一個『獨腳的水手』出現，你馬上通知我！」

我照着他的意思去做，每當月初我去找他拿錢，他都狠狠瞪着我賴帳。可是，不到一個禮拜，他想清

楚之後，還是會遵守承諾把錢給我。

「要記得幫我注意『獨腳的水手』啊！」

船長口中的獨腳水手是何方神聖？我是個愛想像的孩子，甚至夢見獨腳水手的模樣。在夢中出現的獨腳水手，有時他整根腳斷掉，有時只是膝蓋以下斷掉。有時他化身成怪物，來來回回追着我……老實說，這四便士真不好賺。

有些夜晚，船長喝多了蘭姆酒，他會坐下高唱那些古怪的老海歌，不顧其他客人的感受。有時他會請大家喝酒，強迫別人聽他說故事或唱歌。眾人敢怒不敢言，只能陪他一起唱：「唷呵呵！給我來瓶蘭姆酒！」

但是，最令人害怕的還是他那些故事——**吊死人的酷刑、走船板餵鯊魚的懲罰、海上的超級大風暴、美洲的乾龜群島**，還有發生在西班牙航道上的狂野事蹟。根據船長的說法，他這輩子都在跟世界上最邪惡的傢伙打交道。

我爸擔心船長在場會影響旅店的生意，但我認為未必如此。客人在聽故事時或許會害怕，但事後回想應該會覺得有趣。在沉悶寧靜的鄉村生活，船長為大

家帶來了刺激的故事。

不過船長確實影響到店裏的生意，因為他住了好幾個月，預繳的錢早就超支，但我爸沒有勇氣趕他走。只要提起租金的事，船長就會咆哮大怒，把我爸瞪到自行離開。這番恐懼刻骨銘心，我爸後來鬱鬱而終，多半也跟船長有關。

船長從頭到尾都穿同一套衣服。他在樓上自己補外套，在我印象中，那件外套最後只剩下補丁。他不寫信，也沒收過信，只有在喝醉時會跟人說話。

至於他帶來的大木箱，從來無人知道裏面有甚麼東西。



後來，當我父親生了重病，終於有人敢頂撞船長。

那是一個下午，利弗西醫生前來看診，吃了點午餐，然後留在大堂的休息區抽煙。

船長喝得醉醺醺的，又突然唱起那首奇怪的海歌：「十五個漢子趴箱子，死人箱子藏秘寶，唷呵呵唷呵

呵，給我來瓶蘭姆酒！喝吧喝吧盡情喝，酒和魔鬼索殘命，唷呵呵唷呵呵，給我來瓶蘭姆酒！」

一開始，我曾以為所謂的「死人箱子」，應該就是他擺在客房裏的大木箱。如今，不僅是我，其他人也不再在乎這首歌的歌詞。

當晚，只有利弗西醫生第一次聽到這首歌，他露出不耐煩的神色，抬頭瞪了船長一眼，然後大聲跟園丁聊天。船長拍桌子要大家安靜，但利弗西醫生繼續抽煙，繼續大聲交談。

船長吼道：「給我安靜！」

「你在叫我安靜嗎，先生？」利弗西不屑地說。

「你打擾到我喝酒！」船長破口大罵。

利弗西諷刺道：「我對你只有一句忠告——先生，如果你繼續那樣喝蘭姆酒，這個世界很快就會少了一個骯髒的惡棍！」

老傢伙怒不可遏，跳起身來，拔出摺疊刀，厲聲恫嚇道：「我要用刀把你釘在牆上！」

利弗西動也不動，以冷靜的語氣說道：「如果你不立刻收起那把刀，我以我的名義發誓，我一定會在

法庭將你送上絞刑台。」

兩人展開眼神交戰，但船長沒多久就收起武器，回到椅子坐下，像條垂頭喪氣的狗般喃喃抱怨。

利弗西得勢不饒人，繼續說：「先生，你聽好了。我不只是醫生，還是這地區的治安官。既然我知道轄區裏有你這種人，我保證會隨時盯着你。如果有人投訴你，就算只是今晚這種不文明的舉動，我也會把你逮捕，驅逐出境。你最好給我安分一點。」

利弗西醫生離開之後，船長當晚沒再惹事，足足乖了好幾個晚上。





那年冬天很冷，霜厚風強，一入冬我們就知道父親時日無多，不太可能見到來年的春天。他日漸虛弱，我和母親接手旅店的事務，忙得沒時間理會那個惹人厭的船長。

一月某天，船長起得比平常早，出門去海灘散步，藍外套下垂着彎刀，手臂下夾着望遠鏡。

母親在樓上照顧父親，我在大堂準備早餐。

大門一開，進來一個我沒見過的人。此人膚色蒼白，左手少了兩根手指，儘管佩戴彎刀，看起來卻不像戰士。我向來有在留意海員，不管是一條腿還是兩

條腿。此人看來不像水手，卻帶有大海的氣息。

「你要點甚麼嗎？」我問。

「蘭姆酒吧！」他說。

當我要去拿酒時，他卻坐在桌子上，招手叫我過去。當我走近，就聽到他的問題：「這是我朋友比爾常坐的位子嗎？」

「比爾？誰是比爾？我不認識你這個朋友。」我想了一想，又向着他說：「倒是有位客人常常坐在這位子，我們都叫他『船長』。」

「好吧！比爾自稱船長，這樣說也沒錯。他臉上有疤，脾氣很壞，喝酒後更糟糕……你口中的船長，他的右臉上有刀疤，我說的對不對？是吧！我就說嘛。好了，我朋友比爾在旅店裏嗎？」

「他去散步了。」我回答。

「小伙子，他去哪裏散步了？」

「海岸那邊。船長他應該很快就會回來。」

「哦！我朋友比爾一定很高興見到我的。」

陌生人說這話時神色不善，之後他一直待在旅店的正門附近，像貓埋伏老鼠般偷看店外。

當我走出門外，他立刻叫我回去，我只不過反應稍慢，他就對我聲色俱厲地說：「我也有個兒子，他是我的驕傲。男孩子最重要的就是紀律——小朋友，**紀律**。如果你跟比爾出過海，你就不會要我再講一次。比爾絕不允許這種事，跟他一起出海的人也一樣……小伙子，比爾來了！他還是老模樣，一樣帶着望遠鏡。快跟我躲到門後，給比爾來個驚喜！」

陌生人拉着我退到角落，隱匿在門外看不見的位置。我心裏感到極度不安，而陌生人顯得神情緊張，他這副樣子令我更害怕了。陌生人竟抽出彎刀的刀柄，鬆開刀鞘，同時猛吞口水。

船長終於進門了。

他沒有察覺有異，直接走向擺放早餐的桌子。

「比爾。」陌生人發出沉厚的喊聲。

船長立刻轉身面對我們，臉色霎時慘白，彷彿像見鬼一樣。老實說，看着他在這瞬間老態畢露，我的同情心油然而生。

「好啦，比爾！你認得我吧？你當然認得你的老夥伴吧？」陌生人說。

船長喘着氣道：「黑……狗！」

「不是我是誰？」陌生人的語氣變得較為自在。
「黑狗來看他的老夥伴比爾了。比爾，真是歲月不饒人啊！」

「哼，你找到我了。我就在這裏。說吧！你想怎樣？」船長說。

「我們坐下來，喝杯酒，像老友一樣聊聊天吧！」
黑狗說。

我送酒過去後，就待在吧台偷聽。

他們一開始小聲交談，後來愈講愈激動，我聽見很多髒話，大部分時間都是船長在罵。

「不、不、不！夠了！你如果要動手，那就動手吧！」船長的喊聲傳入我的耳中。

突然間雙方破口大罵，翻倒了桌椅，兵戎相見錚錚噹噹，然後不知是誰發出了一聲慘叫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我看見黑狗奪門而出，船長緊追而上，兩人都握着彎刀。黑狗的左肩正在冒血，船長一到了門口就狠狠揮刀，要不是有招牌擋住，肯定當場砍死黑狗。

黑狗腳程飛快，一溜煙就消失在山丘那邊。

船長站在原地，愣愣地瞪着招牌。

接着，他揉了揉眼，回到店裏，對我說：「吉姆，給我蘭姆酒。」

船長踉蹌晃了一晃，伸手扶牆。

「你受傷了？」我大聲問。

「蘭姆酒！」他又重複一遍：「我得離開這裏了。蘭姆酒！蘭姆酒！」

我衝去倒酒，手忙腳亂，接着聽見大堂傳來重物倒地的巨響。我趕快跑回來，發現船長躺在地上。我母親聽見騷動，也下樓來幫忙。這時候，船長呼吸不順，雙眼緊閉，面如死灰。

「天呀！怎麼會發生這種倒楣事？你爸又重病在身……」

聽到母親這麼說，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我拿了蘭姆酒過來，嘗試灌入船長的嘴裏，但他緊緊咬牙，下巴硬得跟鐵一樣。

正當我們徬徨無助，利弗西醫生在門口出現了！他剛好來幫我爸爸看診，正好可以幫忙救一救船長。

「噢，醫生！該怎麼辦？他哪裏受傷了？」

「唔，這不是受傷！」利弗西醫生解釋：「這傢伙中風了。我早就警告過他。好了，霍金斯太太，請上樓去照顧妳的先生，別告訴他下面發生的事。我要想辦法拯救這個一無是處的廢物。吉姆，幫我端個臉盆過來。」

當我端着臉盆回來，利弗西已經撕開船長的衣袖，讓他露出粗壯的胳膊。臂上有好幾個刺青：筆畫工整的「**好運**」、「**順風**」和「**比爾·龐斯**」。肩膀附近的刺青是個絞刑台，有個吊死的男人……我覺得栩栩如生。

「這絞刑台很適合這種人。」利弗西邊說邊摸那個圖案。「現在，比爾·龐斯先生，我們來瞧瞧你的血是甚麼顏色……吉姆，你怕血嗎？」

「不怕。」我說。

「太好了，請幫我拿着臉盆。」利弗西拿刀劃開船長的靜脈血管。

放了一會兒血之後，船長終於睜開眼睛。他一看見利弗西，不禁皺起眉頭，直到看見我在場才鬆了

口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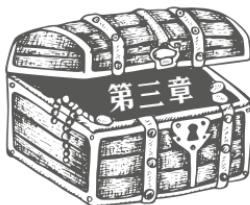
接着，船長臉色一變，勉強撐起上身，驚呼道：
「黑狗呢？」

利弗西說：「這裏沒有黑狗。是你自己喝酒喝到中風。儘管我不情不願，還是把你從鬼門關拉了回來。現在，龐斯先生——」

「別要叫我龐斯！」船長插嘴。

「隨便你。」利弗西回嘴：「我告訴你，一杯蘭姆酒不會要你的命，但只要喝了一杯就會有第二杯，你不戒酒就會死——聽懂了嗎？好了，使點力，我扶你上床。」





木箱的遺物

正午左右，我給船長送藥，也送上了冷飲。但他
吵吵嚷嚷，要我幫他拿酒，還說要給我一枚金幣。

利弗西醫生說父親病情惡化，需要靜養。我只想
盡快了事，便向船長說：「我不要你的錢，除了你欠
我爹的錢。我只幫你拿一杯酒，就只限一杯。」

當我一送上酒，船長立刻搶過來喝光。

「噯，噯，這下好多了。醫生有說我要在床上躺
多久嗎？」

「至少一週。」

船長一聽到我這麼說，立刻大呼小叫：「一週？

不行！到時候他們已經把『黑帖』送來啦！我的行蹤已經走漏風聲。那些傢伙保不住自己的東西，就想來搶我的。行船的人豈能不講道義？我不怕他們……所以我要潛逃，來擺他們一道。」

說話的時候，船長欲離床站起，隨即又摔了回去。船長沉吟半晌，才向我說：「吉姆，你有看到今天那個海員嗎？」

「黑狗？」我馬上回應。

「對！黑狗。他是個壞蛋，但還有更壞的……如果我走不了，他們又給我發『黑帖』……他們想要的東西，就是我的那個木箱。到時候，你騎馬去找那個無賴醫生，叫他帶齊人手，過來旅店這邊埋伏。你跟他說，來找我的人都是海盜，老弗林特船長的殘黨。」

「海盜！」

「嗯。我曾是老弗林特海盜團的大副，是唯一知道藏寶地點的人……老弗林特船長臨終前，在薩凡納把一切交託給我。吉姆，你暫時別輕舉妄動，等到他們發『黑帖』給我，又或者你看見黑狗或獨腳水

手現身，我才需要你幫我報信。」

「黑帖是甚麼東西？」我忍不住問。

「那是海盜的傳票，也可以說是追殺令。吉姆，靠你了，幫我好好盯着……我會想辦法報答你的。」

船長說着說着，很快又昏沉入睡。

我一直在猶豫要不要先向利弗西告密。

世事難料，那天晚上，我父親就過世了。

我和家人既要打點葬禮，又要打理旅店，忙得不可開交，根本沒有時間去管船長的事，他甚至鮮少再在我的腦裏出現。



葬禮隔天，霧茫茫，寒森森。

下午三點左右，我站在門口，思念亡父之際，竟然看到有人緩緩走來。

此人是個瞎子，用拐杖敲擊前方的地面，一條綠布纏住他的雙眼和鼻子。駝背的身軀披着破爛的水手斗篷，連着斗篷的兜帽令他顯得更加畸形。

我從未見過外表這麼可怕的人。

瞎子在旅店外面停步，彷彿對着空氣說話：「哪位好心人可憐我這個盲人，告訴我這裏是哪裏呀？」

「這裏是黑丘灣的本鮑上將旅店。」我跟他說。

「年輕人，我想休息一下，請讓我握住你的手，由你帶進店裏。可以幫幫忙嗎？」

當我伸出手，那個恐怖的瞎子隨即緊緊扣住，像鐵鉗般勒緊我的手。我嚇得連忙後縮，卻被瞎子拉近面前。

「小朋友，帶我去找船長！否則我就折斷你的手。」瞎子扳了一下，令我痛得哇哇大叫。

「這位先生……船長好像變了另一個人，他就算坐着也握着彎刀，我建議你別去惹他……之前有個人——」

瞎子打斷我的話：「走。」

我不敢抵抗，便領着他進入旅店大堂。

未知大禍臨頭的船長正在喝酒，當他一抬起頭，酒意頓時全消。船長作勢起身，但我不認為他夠力氣站起來。

「比爾，坐着別動。」瞎子厲聲道：「我看不見，但耳朵靈光得很。現在公事公辦。小朋友，幫我握住他的左手腕，拉到我的右手這邊！」

我和船長唯有照做。

瞎子拿出一樣東西，放在船長的手中。

「我的事辦完了。」瞎子一說完，就突然放開我，轉身離開旅店。

由大堂到外面的大路，拐杖的敲地聲逐漸遠去。

片刻過後，我跟船長才同時回神。

當我一放開船長的手，他立刻凝視掌心上的東西。

「十點！還剩六個小時。時間不多了……我們要趕快……」

船長一邊大喊，一邊匆匆站起。

不料他突然伸手捂住喉嚨，左搖右晃一下，接着顏面朝下摔倒在地。

我叫母親過來看看，發現船長再度中風，已經回天乏術。

那種感覺很奇特，明明我從不喜歡船長，只是最

近開始同情他，但這時候我竟因為他的死亡而淚流滿面。

喪父之痛尚未釋懷，我又要面對第二個人的死亡。



我把一切告訴了母親。

顯然，我們的處境岌岌可危。

船長的錢——如果他還有剩錢——有部分該付給我們，但船長的仇家肯定不會把錢留給我們。

我想起了船長的遺命，本來要去找利弗西醫生，但那樣做就會留下母親一個人。

最後，我和母親決定一起到附近的小村落求助。

結果沒有村民願意跟我們回去本鮑上將旅店。我們愈描愈黑，他們愈不願離開家門。

原來傳說中的弗林特船長惡名昭彰，隨便一個他的賊夥都能把一般村民嚇破膽。有人願意騎馬去找利弗西醫生，就是沒人肯幫我們看守旅店。村民給了我

們一把手槍，也承諾會幫我們準備逃命的馬匹。

「一群膽小鬼！」我母親怒罵。

就這樣，我們回到旅店，盡快鎖好門窗。

母親想打開船長擺在客房的木箱，便牽住我的手去找鑰匙。

在這個滿月的寒夜，我們盯着船長的遺體。那張在他手中攥緊的圓狀小紙，其中一面塗滿了黑色，如無意外就是所謂的「**黑帖**」。船長死不瞑目，我就在這個死人旁邊跪下，取走那張小紙片一看，發現另外一面有很工整的字跡，寫着：



原來船長一直把鑰匙掛在頸上。

我割斷掛繩拿下鑰匙之後，便跟母親上樓打開那個大木箱。

木箱裏有一套上好的衣物，還有象限儀、錫罐、幾根香煙、兩把手槍、銀鏈子、老舊的西班牙懷錶、一些廉價首飾……大部分都是外國貨。此外還有兩個銅羅盤、幾枚形狀奇特的貝殼……似乎沒其他值錢的東西。

沒想到拿起墊底的老舊斗篷之後，我們發現一捆油布包裹的紙……還有一袋鏗鏗鏘鏘的錢幣！

「我會很誠實的。只拿他欠我們的錢。」母親開始打開袋子數錢，不過並不容易，因為袋裏有世界各國的貨幣，而她只認得英國的舊錢幣。

數錢數到一半，我聽見屋外傳來拐杖敲擊地面的聲響。

那聲音逐漸逼近，我們嚇得不敢動彈。

有人停在門外，嘗試動手開門，發現大門門上之後，他便慢慢離開。

「媽媽，我們帶着全部錢逃跑吧！」我說。

母親堅持只拿應得的欠款，也不太願意落跑。

又過一會，山丘那邊傳來了口哨聲。

再不走不行，母親拿着數好的錢，我則拿起油布包，一同下樓，出門逃命。

霧氣漸漸消散，月亮已經照亮兩側的高地。恐怕我們遲早會暴露行蹤，而就在我們走向小村落的中途，附近已經傳來好幾組腳步聲。

我們回頭一看，發現薄霧中有人提着油燈追近。

「親愛的，你帶錢逃吧！我不行了。」母親說。

「這下子死定了……」我心想。





幸好已經來到小橋附近，於是扶着母親躲在橋下。

在橋下這邊，我們還能聽見旅店那邊的聲響。

我的好奇心蓋過恐懼，忍不住又爬回岸上，躲在樹叢後偷看。我看見有七、八個人跑向旅店，當中包括那個瞎子。

五個人闖入旅店，其餘兩人陪瞎子留在外面。沒多久，店內傳出一聲驚叫：「比爾死了！」

瞎子道：「快搜身！搜箱子！」

遠遠傳來他們在我家裏翻箱倒櫃的吵雜聲，接着

有人打開船長房間的窗戶，探出頭來大叫：「皮歐，有人搶先一步！箱子被翻過了！」

「東西在不在？」瞎子皮歐大吼。

「錢還在。」

「我是說弗林特的手稿！」

「沒看到！」

瞎子皮歐怒吼道：「是旅店的人——那個小鬼偷走的！我要挖出他的眼睛！我剛來時，門還是門上的，他應該沒走多遠。大家分頭把他找出來！」

只見他們在屋裏搜了半天，踢門砸家具，最後跑出來說找不到人。

便在此時，遠處傳來兩下哨音。

「是德克的警報！」一個海盜說：「兩下哨音！有危險的意思！我們該走了。」

瞎子皮歐喊道：「德克是個笨蛋兼懦夫，不用理他！那個小鬼不可能走遠。大家分頭去找！真氣人，如果我看得見就好了！」

剛剛的哨音令我心中燃起了希望。

有兩個人過去木柴堆那邊搜索，其他人卻站在路

上遲疑不決。

「笨蛋，大筆財富就要到手了，你們有甚麼好猶豫的？只要找到寶藏，我們就跟國王一樣有錢！你們沒種反抗比爾，只有我這個瞎子有種！就因為你們不夠果斷，才害我錯失良機！」

「夠了，皮歐，我們也找到了西班牙金幣。」其中一人嘟噥。

「皮歐，他們把東西藏起來了。見好就收，別站在這裏亂吼。」另一人說。

那夥海盜開始內訌對罵。

與此同時，山丘另一側傳來馬蹄聲，樹籬方向也接着傳出槍聲，冒出幢幢火光。

眼見危機逼近眼前，海盜立刻拔腿就跑，奔向四面八方，不到半分鐘就逃得無影無蹤，只丟下皮歐一個。

皮歐驚慌失措，暈頭轉向，踉踉蹌蹌過來我這邊，與我只隔着數步的距離。他對着空處大喊：「強尼、黑狗、德克，不要丟下老皮歐！我的好夥伴，別丟下老皮歐！」

前方突然衝出四、五匹馬。

皮歐發現自己鑄成大錯，掉頭時發出慘叫，失足倒地。

我看着他匆匆站起來，錯亂中竟然直接衝向一匹馬，不慎絆倒又被其他馬匹一陣亂踩，當場便慘死在馬腳之下。

「哈囉！」我出來向我的救星揮手。

原來村民去找利弗西醫生求援的路上，恰好遇上幾名稅務官，眾人便立刻趕回來救援。領頭的丹斯先生繼續帶人追趕海盜，但是無功而返。我們一行人回到本鮑上將旅店，裏面已被翻得亂七八糟。

長官丹斯先生找我問話：「你說他們拿走了錢幣？唔，你覺得他們要找的還有甚麼？更多錢幣嗎？」

「不，我覺得不是錢。」我一邊回答，一邊拿出懷裏的油布包。「其實，我覺得他們要找的就是這東西。我是不是該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？例如利弗西醫生那邊……」

「他確實是完美的人選。利弗西是個紳士，又是這地區的治安官。」

丹斯先生頓了一頓，又欣然道：

「說起來，我該去找一找他，回報皮歐的死訊。吉姆，如果你想將這東西交給他，我可以帶你一起去。」

我點了點頭，上了由另一位稅務官策騎的馬。

丹斯先生一聲令下，馬匹便往利弗西醫生的家出發。



利弗西醫生的家裏沒人，傭人說他去找鄉紳吃飯了。

馬匹續行，轉眼來到鄉紳的家，丹斯先生帶着我一起進屋求見。鄉紳就是整條村的大地主，我們的鄉紳叫屈勞尼。

這時候，利弗西和屈勞尼正坐在圖書室裏抽煙。

屈勞尼先生身材高大，皮膚曬得略紅，有一張粗獷的圓臉。他發現我們來了，便以莊嚴的聲音喊話：「請進，丹斯先生。」

「晚安，丹斯。」利弗西點了點頭。「晚安，吉姆。甚麼風把你們吹來啦？」

丹斯先生娓娓道來，兩位紳士聽得入神，完全忘記抽煙。事情交代完畢，利弗西便向我說：「吉姆，他們要找的東西在你手上，對不對？」

「就是這個，醫生。」我把油布包交給利弗西。我看得出他很想打開，但還是先收入大衣的口袋。利弗西除了答應留我過夜，還叫下人送來鵝肉餡餅，讓我飽餐一頓，這才進入正題。

「你聽過弗林特的事蹟嗎？」

利弗西向屈勞尼提問，兩人聊了起來。

「當然聽過！他是史上最嗜血的海盜。黑鬍子跟他比起來簡直是小兒科。弗林特讓西班牙人聞風喪膽，這一點我很驕傲他是英國人。我曾在海上遠遠見過他的旗幟，那些跟我同船的懦夫直接退回西班牙港。」

「嗯，我是在英格蘭聽過他的傳聞。重點在於，他真的那麼有錢嗎？」

「丹斯剛才講的那些話，你也聽到了吧？那些壞蛋要的就是錢呀！他們謀財害命，除了錢還在乎甚麼？」

「說不定很快會有答案……」利弗西說下去：「假設我口袋裏的東西，就是弗林特的藏寶地圖，你覺得會是一筆大寶藏嗎？」

「一定十分可觀！」屈勞尼激動地說：「如果你真的有頭緒，我立刻就去布里斯托港口，弄條船來帶你和吉姆出海尋寶！」

利弗西坐言起行，得到我的默許之後，就將油布包放在桌上，剪斷繫繩打開。

油布裏有一本書和一個彌封的信封。

我們先將注意力放在書上。書的頭幾頁都是潦草的字跡：「比爾·龐斯」、「龐斯先生，老兄」、「戒掉蘭姆酒」、「他在棕櫚灣得到那東西」……還有一些毫無意義的字句。

那東西是甚麼？我忍不住猜想。

接下來十幾頁都是日期和數字，看起來像是帳目的紀錄，持續紀錄將近二十年，款額也變得愈來愈大。到了結尾，糾正了五至六次計算錯誤之後，終於得出一個龐大的總額，旁邊還有附註：

「龐斯，他的一份。」

「我根本看不懂呢……」利弗西說。

屈勞尼見多識廣，看出了端倪，便向大家解釋清楚：「這本就是黑心海盜的帳簿。這些銀碼都是分贓紀錄。」

「你說得對！真有你的！」利弗西恍然大悟。

「接下來，我們來看看另外那個信封。」屈勞尼說。

利弗西小心翼翼打開封口，一張小島的地圖掉了出來。

經度、緯度、海水深淺、山丘、海灣的資料鉅細靡遺，所有讓船隻安全靠岸的資訊都有詳細紀錄。該島長約九里，寬約五里，形狀像條肥龍，有兩處適合停船的海灣，島中央有座山丘，標示為「**望遠鏡丘**」。

地圖上有三個紅交叉，兩個在島的北部，一個在西南部。

在西南部那個紅交叉的旁邊，有一行工整的字跡，寫道：

「大寶藏在此。」

同樣的字跡，亦出現在地圖的背面：

“望遠鏡丘山肩的大樹，
朝北北東偏北的方向走。

“東南東偏東是骷髏島。

“十英尺。

“銀條藏在北面的洞穴，
沿東面的山丘尋找，黑峭壁以南十英里。

“武器好找，就在北灣海角，
東向偏北四分之一格的沙丘上。

J. F.

儘管我看不懂是甚麼意思，屈勞尼和利弗西卻興高采烈。

「利弗西！」屈勞尼說：「你立刻停業。我明天就去布里斯托港口。三週內——兩週內——不，給我十天就好，就會弄到最好的船！吉姆可以跟來當船僮，而利弗西你就是船醫。由我來當總司令！海員方面，雷魯斯、喬伊斯和漢特，就是我心目中的人選。我們很快就會抵達那座小島，輕易找出藏寶的地點，然後一輩子不愁吃穿！」

「屈勞尼，我和吉姆都跟你去。但有個人令我很擔心……」利弗西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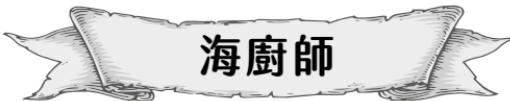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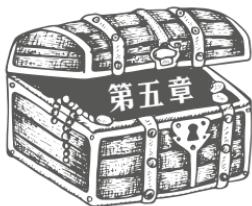
「誰？」屈勞尼好奇問起。

「就是你。你的嘴巴總是藏不住秘密。未必只有我們知道這地圖的事……弗林特以前的手下也想染指寶藏。我們要謹慎行事，出海前都不能落單。吉姆會跟我待在一起，你帶喬伊斯和漢特先去布里斯托港口。所有人都不准提起藏寶圖的事！」

屈勞尼聽完利弗西的話，便答應道：

「你說得對。我一定會守口如瓶。」





結果，事情完全沒有按照計劃進行。

利弗西必須去倫敦找其他醫生代理職務，屈勞尼在布里斯托也諸事不順，我就在雷魯斯的看管下過着囚犯般的生活。

直到數週之後，我們才收到屈勞尼的來信。

信中提及，屈勞尼終於買下一艘船，名叫「伊斯帕紐拉號」。他居然在信中透露得到當地人的熱心協助……顯然，布里斯托的每個人都聽說他要出海尋寶的事。

屈勞尼花了很多時間尋找合適的水手，結果遇上

一位名叫「約翰·席爾法」的「獨腳船員」。席爾法認識當地所有資深的水手，於是屈勞尼僱用他當船上的廚師，還委託他幫忙找齊人手。

如今萬事具備，屈勞尼要我和利弗西盡快去布里斯托會合。

雷魯斯帶我回家去跟母親道別，然後我們就乘搭公共馬車前往布里斯托。

屈勞尼先生所住的旅店位於碼頭附近，方便他監督雙桅帆船上的工程。我們步行過去，在路上見到了來自世界各國的船隻。一艘船上有水手引吭高歌，另一艘船上有人高高掛在半空，吊着他的船索彷彿比蜘蛛絲更幼細。

我在海邊住了一輩子，但直到此刻才真正接近大海。坦白說，我從來不曾這麼開心。

我們來到一家大旅店的門口。

屈勞尼一身海上軍官的打扮，出來迎接我們，喊道：「你們來啦！利弗西醫生昨晚抵達。太好了！全員到齊！」

「嗨，屈勞尼先生，請問何時啟航？」我一見面

就問。

「明天啟航！」屈勞尼興奮地說。



大夥兒吃完早餐後，屈勞尼要我送信，收件人是「**望遠鏡酒館**」的約翰·席爾法。如無意外，席爾法就是我們在船上的廚師。

「**望遠鏡酒館**」是個歡樂的小地方。招牌是新漆的，窗戶都有紅窗簾，地板打磨得相當光滑。酒館前後臨街，兩側有門，儘管裏面烏煙瘴氣，從外面還是看得清清楚楚。

酒客大部分都是水手，看着他們吵吵鬧鬧，我差點不敢進去。

沒多久，有個男人從酒館裏的側門出來，我一看就肯定他是席爾法。就跟屈勞尼描述的一樣，席爾法沒有左腳，左肩下抵着長拐杖，但是動作靈活，像巨鳥一樣撐着拐杖跳步走。

席爾法又高又壯，笑容洋溢着智慧的光芒。他

心情愉快，吹着口哨在桌椅間遊走，與酒客交談拍肩。

坦白說，最初當屈勞尼在來信中提及「獨腳船員」，我就一直擔心他是船長口中的獨腳水手。但眼前這個男人令我放下心頭大石。我見過船長、黑狗和瞎子皮歐，自然知道海盜都長甚麼模樣。在我眼中，面前這個和藹可親的席爾法絕不可能是海盜。

我鼓起勇氣，跨過門檻，來到席爾法的面前。

「請問你是席爾法先生嗎？」我問。

「是的，小伙子。請問你是誰？」席爾法盯着我。接着他看到我帶來的信，就握起我的手，又說：「我知道了！你就是我們的船僮。很高興認識你！」

一名酒客突然起身，快步跑出門外。

我在本鮑上將旅店見過那人！他就是第一個找上門的海盜。

「噢！黑狗！」我大叫：「快攔住他！他是海盜黑狗！」

「管他是誰！總之他沒付酒錢！」席爾法喊道：「哈利，去抓他！」

其中一個坐近門口的人當即跳起，追了出去。

席爾法鬆開我的手，板着臉問：「你說他是誰？黑甚麼？」

「黑狗。屈勞尼先生沒跟你提過海盜的事？他是其中之一。」

「海盜？有海盜在我店裏！班，去幫哈利追人。摩根，剛剛你是不是在跟他喝酒？你給我過來。」

席爾法一說完，那個叫摩根的男人畏首畏尾地走來。

「摩根，你之前不認識這個黑——黑狗吧？」席爾法的語氣嚴厲得很。

「不認識。剛剛是第一次見。」摩根敬禮道。

「摩根，算你好運！」席爾法大聲道：「如果你跟那種人混過，以後就別想進我的酒館。他跟你說了甚麼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記不清了。」摩根回答。

「你肩膀上長着的還算是腦袋嗎？」席爾法繼續質問：「你不知道！看來你也不知道他的背景吧？總之告訴我，他說了甚麼？」

「他都在講船底拖刑¹的事。」摩根回答。

「船底拖刑？真想讓你試試。摩根，你滾回去坐好。」

等到摩根返回原來的座位，席爾法小聲對我說：「摩根是個好人，只是很笨。」接着他提高音量說：「給我想一想……黑狗？唔，我沒聽過這名字。哦，我想起來了——對，我見過那傢伙！他曾跟一個瞎子來過。」

「那個瞎子叫皮歐。」我立刻回話。

「沒錯！」席爾法激動地說：「他叫皮歐！如果抓到這個黑狗，我們就通知屈勞尼先生！班跑得很快，應該抓得到他！他剛剛聊到船底拖刑嗎？我就把他丟下去拖！」

當我在「**望遠鏡酒館**」偶然遇見黑狗，心中的憂慮又再湧現。這個壞蛋老謀深算，反應又快，我根本鬥不過他。

¹ 船底拖刑（keel hauling）的別稱是「拖龍骨」，受刑者被長繩綁住丟入海中，然後被拖過船底。由於船底通常遍布藤壺和甲殼類生物，這些生物的硬殼便如刀口般刮掉皮肉，感覺就像受到千刀萬剮般痛苦。

不久，哈利和班回來了，他們說抓不到黑狗。席爾法把他們痛罵一頓，這時候我已經認定席爾法是個好人，他不可能是船長口中的「獨腳水手」。

我跟席爾法去向屈勞尼回報此事。

走過碼頭時，席爾法跟我聊起看見的船隻，它們的性能、噸位、國籍，又解釋船上正在執行的工作——裝船、卸貨、準備出海——他還跟我講了一些海上軼事，教會我許多航海術語。

「他果然是最適合同船出海的夥伴！」我心想。

我們一同抵達旅館，便向屈勞尼和利弗西報告黑狗的事。席爾法要回去酒館，屈勞尼在他背後叫道：「所有人下午四點前上船！」

這位將會上船的海上廚師，邊走邊回答：

「遵命，先生！」



我們登上了伊斯帕紐拉號。

大副艾羅先生過來迎接。

艾羅是個戴着耳環的老水手，跟屈勞尼似乎很要好。至於屈勞尼跟船長的關係就是另一回事，我很快發現這兩人相處並不融洽。

船長外表嚴肅，似乎對船上的一切都很不爽，而且會直接說出他不滿之處。所以我們一進船艙，船長就來求見。

「斯摩烈船長，有甚麼事嗎？我希望一切順利，可以啟航了嗎？」屈勞尼說。

「屈勞尼先生，我想直話直說，就算冒犯你也無所謂。我不喜歡這趟旅程。我不喜歡船上的船員。我不喜歡我的大副。」斯摩烈船長說。

「你大概也不喜歡這艘船吧？」

屈勞尼回話時，我看得出他非常生氣。

「船還沒出海，我無法評價。」船長說。

「那麼，這位船長，你會不會也不喜歡你的僱主？」屈勞尼嘲諷地說。

利弗西醫生出來打圓場。「大家請冷靜！問這種問題只會引起衝突。船長可能言不盡意，我希望他能解釋一下。斯摩烈船長，你說你不喜歡這趟旅程，請

問為甚麼呢？」

船長瞟了瞟屈勞尼，說道：「我受僱時，這位僱主說要保密，我連目的地是哪裏都不知道。結果，我發現船上的水手都知道得比我多。我認為這樣對我不公平，你說呢？」

「嗯。我也覺得不對。」利弗西醫生說。

「其次，我聽說我們要去尋寶——是我的手下告訴我的。尋寶是相當棘手的任務，我一點也不喜歡出海尋寶。不過，說到底，我最不滿是現在連鸚鵡都知道了尋寶的事，明明一早說好是保密的。」船長說。

「席爾法帶來的鸚鵡？」屈勞尼滿臉不解。

「那是一個比喻。」船長解釋：「表示消息傳到人人皆知啦！兩位紳士，我相信你們都不清楚狀況，但我必須告知實情——這樣出海的話，大家將會命繫一線。」

「現在我明白了你的想法。」利弗西醫生說：「此行的風險我們早就清楚，沒有你所想的那麼無知。還有，你說你不喜歡船上的船員，難道他們稱不上是好水手嗎？」

「我不喜歡他們。我認為該讓我親自挑選水手。」
斯摩烈船長說。

「或許屈勞尼先生應該帶你一起選人。但他不是故意的，這只是無心之失。對了，你不喜歡大副艾羅先生嗎？為甚麼？」利弗西醫生又問。

「不喜歡。我相信他是個好水手，但他跟船員相處得太率性了，當大副不該如此。大副應該自我約束——不該在船上跟船員一起喝酒！」

「好吧！你的話我們聽到了。你想怎麼樣？」利弗西醫生說。

「這個嘛，你們打定主意要去尋寶嗎？」斯摩烈船長問。

「鐵了心。」屈勞尼回答。

船長皺着眉說：「那好吧！我不妨忠告一句——他們把火藥和武器放在前艙。如果你們的客艙下面有空位的話，何不把那些東西放過去保管？另外，你們帶了四個自己人，何不安排他們睡在你們鄰近的客艙？」

「還有甚麼意見嗎？」屈勞尼問。

「還有一點，船上的謠言滿天飛。我聽說你們有張藏

寶圖，圖上有交叉標示埋寶地點，而那座島位於——」

斯摩烈船長竟然說出正確的經緯度。

屈勞尼申冤道：「我沒告訴任何人！」

「所有船員都知道了，先生。」船長回嘴。

「利弗西，一定是你或吉姆口疏！」屈勞尼死不認錯。

「是誰說的已經不重要。」利弗西搖着頭說。

我看得出來，他跟船長都深信是屈勞尼到處洩露秘密。我也抱着一樣的想法，因為屈勞尼的口風真的太鬆了。

斯摩烈船長又說：「好了，各位，我不知道藏寶圖在誰那裏，但拜託你們不要讓任何人知道這個秘密，包括我和大副艾羅先生。」

利弗西想起船長剛剛的建議，終於恍然大悟。「哦！你要我們保守秘密，把武器和彈藥都收過來客艙，再找自己人共同固守……換句話說，你擔心會有船員叛變？」

斯摩烈船長說：「先生，無意冒犯，這番話是你說的，請你不要給我扣帽子。沒有船長會在懷疑船

員會叛變的情況下出海。至於艾羅先生，我完全相信他是好人，其他船員也一樣，搞不好所有人都是好人……但我必須為本船的安全和每個人的生命負責。我有些不好的預感，所以請你們防患未然，不然就接受我辭職。」

屈勞尼大聲道：「我會照你的要求去做！但我看你很不順眼。」

「我不介意你怎麼看我，先生。我會克盡職守。」船長說完，隨即離開船艙。

「屈勞尼，看來你找到兩個正直的夥伴——我是說這位船長和席爾法。」利弗西說。

「哼，走着瞧吧。」屈勞尼依然滿口牢騷。

當我們上去甲板，瞧見船員們已在轉移武器彈藥和床鋪。大家都在忙着的當兒，廚師席爾法來了，用拐杖爬上甲板就問：「喂！這是在幹嘛？」

「換個地方放火藥。」一名船員回答。

席爾法大叫：「現在做這種事！我怕我們會趕不上早潮啊！」

斯摩烈船長站出來。「這是我的命令！廚師先生，

你可以下去廚房準備，船員想吃晚飯啦！船僮吉姆，你也去廚房幫忙吧！別以為你受寵就不用做事。」

這一刻，我認同屈勞尼的看法——船長果然很惹人討厭。



我們在第二天黎明前啟航。

船上的一切對我來說都很新奇有趣——簡短的命令、響亮的哨音、船員在油燈火光間忙進忙出……

「好了，大廚，唱首歌吧！」一人叫道。

「我要聽老歌！」另一人叫道。

「遵命，好兄弟！」

席爾法竟當場唱出一首我熟悉的歌曲：

「十五個漢子趴箱子，死人箱子藏秘寶——」

所有船員跟着唱：

「唷呵呵唷呵呵，給我來瓶蘭姆酒！」

在這個情緒高漲的時刻，我的思緒居然飄回了本鮑上將旅店，彷彿聽見老船長昔日的歌聲。

船上的大帆張開。

陸地漸漸遠去。

伊斯帕紐拉號展開航向金銀島的旅程！

我滿心期待這一趟冒險之旅。





主桅

前桅

頂帆

頂帆

後桅

主帆

前帆

三角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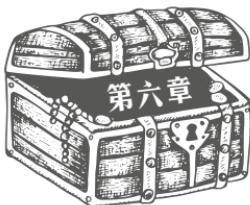
帆桁(橫桿)

縱帆

縱帆

船尾

船頭



整段旅程一帆風順。

伊斯帕紐拉號是艘好船，船員們都很稱職，船長確實經驗老到。不過，在抵達金銀島之前，船上發生了幾件值得一提的事。

首先，艾羅先生表現得比船長想像的還要糟糕。他完全管不動水手，而且出海沒兩天，他就醉醺醺地出現在甲板上。

船長三不五時會命令艾羅離開甲板。

但這個大副很不像話，有時他會笨手笨腳弄傷自己，有時會在小床鋪上睡一整天。就算在他清醒的時

候，他也只是勉強完成工作。

沒人知道艾羅從哪裏弄到酒的，那是船上的一大謎團。他不僅是個沒用的幹部，還是船員眼中的壞榜樣。

最後，在某個漆黑的夜晚，艾羅失足墜海，再也沒人見過他。



失去大副總得有人替補。

掌帆長安德生是最適當的人選。他繼續之前的職務，兼顧大副的職務。屈勞尼曾隨軍出海，懂得海事，也會幫忙到值班台守望。此外，舵手伊斯梅經驗老到，甚麼事都能辦得妥妥當當。

船員們都很喜歡席爾法，甚至願意聽他號令（雖然大家幫他改了個「烤肉佬」的外號）。

席爾法會跟所有人談天，盡力幫助大家。他特別歡迎我進廚房。「吉姆，來跟我聊天吧！我最歡迎的人就是你了。坐下，聽我說，弗林特船長——哈

哈，我鸚鵡的名字，就跟那位名海盜一樣——嗨，
弗林特船長，你說我們是不是一定奪寶成功呢？」

鸚鵡口沫橫飛，連聲大叫：「西班牙銀圓！西班牙銀圓！」

屈勞尼和斯摩烈船長始終保持距離。

這邊廂，屈勞尼毫不掩飾他對船長的厭惡。

那邊廂，船長對他總是閉口無言，就算不得不回話，也只是寥寥數語。不過，船長承認自己低估了船員，想不到大家都表現得很棒。船長完全愛上這艘船，但他還是會抱怨：「我不喜歡這趟旅程。」

每當聽到這種牢騷，屈勞尼都會走上甲板，一邊吹風，一邊囁嚅：「那傢伙再抱怨一次，我就要爆發啦！」

船員的待遇都很好，出海至今大家都很滿意。例如，只要聽說有人生日，屈勞尼馬上就會分派烈酒，讓大家喝個痛快。他也在中艙擺上一個裝蘋果的木桶，想吃的人隨時都可以去拿。

「這樣做很不智。對水手太好會壞事的。」船長對利弗西醫生抱怨。

可是後來的事實證明，蘋果桶竟有意想不到的妙用，要不是它，我們就不會察覺船員叛變的陰謀，可能就要死得不明不白。

那是航程的最後一天，估計在當晚至翌日中午之前，我們就會抵達金銀島。風平浪靜，船首輕盪，所有人都精神亢奮，因為我們正邁近這趟冒險的第一個終點。

日落之後，我結束一天的工作。準備回艙房時，我突然想吃蘋果。我跑上甲板，瞭望員正在遠眺前方，舵手輕吹着口哨看風使舵。

我整個人鑽入木桶，竟然找不到一顆蘋果。我太累了，海浪聲伴隨着船身搖晃，令我就想這樣入睡。忽然，有個男人一屁股坐下，肩膀往木桶靠攏，令木桶裏的我晃了一晃。

正當我要爬出桶外，對方開口說話了。

竟是席爾法的聲音？

我才聽了幾句話，就嚇得不敢出去了。很快，我就知道船上所有好人的性命全都繫於我的手中。



席爾法在跟別人說話：

「不，不是我……弗林特才是船長，我只是他的手下。在那艘船上，我失去我的腿，皮歐弄瞎了眼睛。我們的船醫幫我截肢，但他後來被吊死了，被曬成了人乾。嘿，我們洗劫了很多船，弗林特的老船『海象號』，經年累月都沾滿了鮮血，載滿了沉甸甸的金子。」

「啊！弗林特是海盜之王！」有人讚歎不已。

我憑聲音認出說話的人，他是船上最年輕的水手。

席爾法又說：「我跟着弗林特出海，總共賺了兩千英鎊——我全都放在銀行。賺錢不難存錢難啊！弗林特的老夥伴都在哪裏？嘿嘿，大部分都在這艘船上，高高興興吃着乾布丁。瞎子皮歐一年內花掉一千兩百鎊，過得像是國會裏的貴族。他現在在哪裏？死了。之前兩年，那傢伙都在行乞！」

「說到底，搶那麼多錢也沒甚麼用。」年輕水

手說。

「蠢人當然不會理財。但你聽好了。你很年輕，很聰明，我看到你第一眼就知道了，所以我當你是個男人跟你說話。像我們這種『投機紳士』，多數人都會把錢花在吃喝玩樂和賭博，等到口袋空空再出海。但我不是這樣的人，我把錢都存起來。我今年五十歲，做完最後這一票，我就要退休了。」

「你做完這一票，還要回去布里斯托露面？」年輕水手問。

「嘿嘿，當我們一出海，我老婆就把錢都提走了。望遠鏡酒館也賣掉了。她之後跟我會在其他地方會合。我願意告訴你在哪裏，因為我相信你，只不過我怕會招人嫉妒。」

年輕人說：「老實說，我本來不想這麼做的，但跟你聊完後，我願意全力支持你。」

席爾法的嘴巴總是很甜：「你膽識過人，又聰明！我沒見過像你這麼有前途的『投機紳士』！」

我開始了解所謂的「投機紳士」是指海盜。剛剛那段談話是對船員洗腦的最後一步。搞不好這年

輕水手已是船上的最後一個好人。此外，我也想通了——原來席爾法就是「獨腳水手」！之前他裝作不認識「黑狗」，原來只是在演戲。

接着，席爾法輕吹口哨的時候，似乎又有另一個男人走過來坐下。

「耶，迪克入伙。」席爾法說。

「嗯，我就知道迪克會入伙。」竟是舵手伊斯梅的聲音。「他不是笨蛋。我只想知道我們還要演戲多久？我已經受夠了斯摩烈船長。我要搶走他們的食物和紅酒。」

席爾法厲聲道：「你給我規規矩矩的，等到我下令才可以動手。」

伊斯梅低吼：「我又沒說不等。我只想知道何時動手。」

「何時？」席爾法大聲道：「能拖多久就多久。我們需要斯摩烈船長為我們駕船，地圖又在鄉紳和醫生的手上——我還不知道藏在哪裏。你也不知道吧？我打算等他們找到寶藏，搬上船的時候……到時候再看看，或許等斯摩烈帶我們返航，半途上再動

手也不遲。」

「為甚麼？我們自己不會駕船嗎？」迪克插嘴。

席爾法的聲音：「我們只是很嫩的水手。我們能依照航線航行，但誰會規劃航線？我知道你們性子急，所以我會在島上動手。最怕就是你們這些傢伙喝醉，壞了大事！」

伊斯梅的聲音：「你這個人就是愛嘮叨。大家找點樂子又有何不好？」

席爾法的聲音：「找樂子？愛找樂子的人都去哪了？皮歐是這種人，弗林特也是這種人，他最後酗酒過度去死了。他們是很優秀的夥伴，問題是他們都自己去死。」

迪克問：「抓住船主他們之後，要怎麼處置？」

席爾法說：「你覺得呢？放逐荒島？或者當豬一樣宰了——這是弗林特和比爾的做法。」

伊斯梅說：「比爾就是那種人，他常說『死人最不會反抗』。好吧，他現在也死了，完全了解這番話的真諦。」

「沒錯。」席爾法說：「我決定殺人滅口。好

了，迪克，當個好孩子，幫我拿顆蘋果過來。」

我嚇得魂飛魄散。要不是腿軟，我早就逃之夭夭。我聽見迪克起身，接着有人阻止他。是伊斯梅的聲音：「呵，這時候吃甚麼蘋果？席爾法，來喝蘭姆酒吧！」

多虧了伊斯梅這麼說，才間接救了我一命。

「迪克，我信任你。鑰匙在這裏，你幫我去拿酒過來。」席爾法說。

迪克離開之後，我聽見伊斯梅在席爾法的耳邊小聲說話：「那些人都不願意入伙。」

哦！這表示船上還有忠於船長的下屬。

不久，迪克回來了。這幾個人就這樣輪流喝酒。又沒過多久，我聽見瞭望台上的人大喊一聲：

「陸地呀！」



甲板上到處都是腳步聲。

眾人湧出船艙和艏艤，艏艤即是最前端的甲板。

我趁亂由蘋果桶溜出來，躲到前帆的後面，沿船尾繞了一圈，隨後又回到甲板這邊，剛好碰上漢特和利弗西醫生。

船的西南方出現兩座矮丘，相距大約兩公里，它們的後方還有一座更高的大山，整個高峰埋沒在霧氣之中。

「好了，各位兄弟！」斯摩烈船長發言：「有人見過這座島嗎？」

「我見過！」席爾法搶着回答：「我曾經到島上打過水。」

「下錨處是不是在南面，一座外島的後面？」船長問。

「是的，船長。這是人稱『骷髏島』的地方。以前是海盜聚集的老巢。北方的山丘叫做『前桅丘』，往南是『主桅丘』和『後桅丘』。『主桅丘』就是我們眼前最高的山，又稱『望遠鏡丘』，因為海盜都會在那裏放哨。」

船長拿出一張地圖，又說：「幫我看看這張圖畫得對不對。」

席爾法眼睛一亮，跟着露出失望的神色。我知道，他一度誤會那是藏寶圖，事實上那只是用藏寶圖重疊的副本，上面少了那些紅色的交叉。

「沒錯，這張圖畫得很準。就是這一點，這裏是最適合下錨的地點。我們現在可以開始收帆……」

席爾法說得頭頭是道，得到船長的信任。



看見席爾法大膽披露關於島的一切，我真的感到頗為驚訝。席爾法經過我身邊的時候，在我肩膀上搭了一下，害我暗暗嚇了一跳。

「嗨，小伙子，這個島很好玩的！」席爾法向我說完，就一拐一拐的下去廚房。

在後甲板上，船長、屈勞尼和利弗西正在交談。

我趁機走到利弗西旁邊，小聲道：「醫生，聽我說，帶船長和鄉紳回去客艙，然後找個藉口叫我下去。我有壞消息。」

利弗西臉色微微一變，隨即裝作若無其事。他向

着我說：「謝謝，吉姆。這樣就夠了。」就好像剛剛是他在問我問題。

眼見快要登陸，船長召集所有人上去甲板，然後宣布准許大家乾杯喝酒。

船員們歡聲雷動，我看到他們如此誠心的模樣，實在不敢想像這些人會對我們謀財害命。

片刻過後，有人叫我下去客艙。

當我走入客艙，三位大人已圍着圓桌坐着，桌上擺了瓶西班牙紅酒。

「好了，吉姆。」屈勞尼盯着我。「有話就說吧！」

我盡量簡短扼要，把席爾法等人的談話內容說了一遍。沒人打斷我說話，他們從頭到尾都只是盯着我。

「吉姆，請坐。」利弗西拉出椅子。

他們給我倒了杯紅酒，還往我手裏塞了一把葡萄乾。

「吉姆，你是個勇敢的孩子！」屈勞尼稱讚我，轉頭又向船長說：「你是正確的，我承認我錯了。我

會聽你的指示行事。」

斯摩烈船長說：「我想到三至四個重點。如果屈勞尼先生允許，我就提出來討論。」

「你是船長，都聽你的。」屈勞尼說。

斯摩烈船長說下去：「首先，我們必須繼續下船，因為已經不能回頭。如果我說要返航，他們立刻就會叛變。其次，我們還有時間——至少能拖延到找到寶藏為止。第三，船上還有忠心的水手……既然衝突無法避免，我們必須掌握先機，在他們意想不到的時候出擊。屈勞尼先生，我們可以相信你帶來的下人嗎？」

「我保證他們信得過。」屈勞尼說。

「你有三個下人……」船長屈指一算。「加上我們，包括吉姆，就是七個人。忠心的水手呢？」

「應該都是屈勞尼找來的人吧？在遇到席爾法之前，來應徵的那些人。」利弗西說。

「不一定，因為伊斯梅也是我找來的。」屈勞尼憤然道。

船長說：「我們必須按兵不動，時刻警覺。我也

很想大幹一場，但總須先分清楚敵人和自己人。」

利弗西說：「呃，吉姆可以幫上忙。水手不會提防他，他的觀察力也很敏銳。」

屈勞尼補上一句：「交給你了，吉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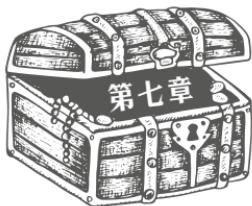
我只感到絕望無助。

不管怎麼說，全船二十六個人當中，只有七個肯定是我這個人，而其中一個是我這個小鬼。

減掉我，就是六個成年人對上十九個的局面。

只怕勝算相當渺茫。





第二天早上，當我再走上甲板，眼前的景象已大不相同。

如今我們位於東海岸大約半公里之外。灰色的樹木覆蓋了大半座島，另外還有一大片高大的松樹。樹林之上，山頂如同尖塔般凸起，布滿奇形怪狀的裸岩。

眾山之中，最高的「**望遠鏡丘**」的外型最為奇特，四面陡峭，丘頂削平，就像雕像的台座。

氣溫炎熱，水手都在抱怨。我認為這不是好兆頭。

直到今天為止，所有人都很努力工作。但是當他們一看到「**骷髏島**」，紀律馬上蕩然無存。

由於沒有起風，我們就要放下小艇，用繩索牽着大船划出三、四公里左右，繞過島嶼的邊角，沿着狹窄的海道，才成功進入「**骷髏島**」的港灣。

這片海域有兩座島，一座是「**骷髏島**」，另一座就是本島——我給這座島的稱呼是「**金銀島**」。

不久，我們抵達下錨停船的地點。

水路兩側都是陸地，密林鋪天蓋地，樹根直接深入水裏。由船上遠眺，看不到島上的房舍或者柵欄，看來都被樹木遮住了。要不是手中握有本島的地圖，我們會以為自己是首批發現這座島的探險者。

利弗西醫生聞了聞空氣中的臭味，說道：「我不知道島上有沒有寶藏，但肯定會有熱病。」

此時，水手懶散的行為愈演愈烈。

他們躺在甲板上大聲聊天，收到命令也不理不睬。看來，叛變宛如雷暴般籠罩在我們頭上。

這種情況不只令我們憂心，就連席爾法也在努力安撫眾人。看着他滿臉堆笑的樣子，我暗暗就是覺得

噁心。

我們回到客艙開會。

斯摩烈船長向屈勞尼說：「先生，只要我再下達一道命令，我擔心全船的人就會暴動。但如果我甚麼都不做，席爾法就會起疑，叛變一觸即發。此刻我們只能仰賴一人……」

「誰？」屈勞尼插嘴。

「就是席爾法。他跟你我一樣焦慮。我認為，我們應該讓船員上岸放鬆。如果所有人都下船了，我們就奪船。如果沒人下船，我們就穩守船艙，保住這裏的武器。如果只有部分人下船，席爾法還是會讓他們乖乖回來的。」

船長向自己人各發一把手槍，包括雷魯斯、喬伊斯和漢特。

然後，船長走到甲板上宣布：「各位好兄弟，大家辛苦了一個早上，一定很累了吧？下午，就讓大家到岸上去走走——小艇都還在水裏，想上岸的人都可以去。日落前一小時，我會鳴槍提醒大家回來。」

那些傢伙八成以為只要上岸就會踩到寶藏，當即

歡聲雷動，嚇得附近的鳥兒亂飛。

船長離開甲板，讓席爾法去安排上岸的分組名單。

我認為這一招高明，因為那些入伙叛變的水手，應該都會乖乖服從席爾法的命令。

隊伍終於安排妥當，六個人留在船上，十三個人下船，而席爾法也在下船的名單之中。

接着，我想出了一個瘋狂的主意，但這個主意說不定可以拯救我們所有人。席爾法留下六個人，這一着棋就是防範我們趁機奪船。但這樣一來，我的夥伴暫時也不需要我幫忙，他們在船上可以應付得來。

於是，我決定跟着大隊上岸。

我跳上一艘小艇，那艘快艇隨即出發。

只有在船頭划槳的人注意到我，向我提點：「是吉姆嗎？頭壓低一點。」另一艘小艇上的席爾法突然看過來，大聲叫嚷：「那邊的是不是吉姆？」

儘管我提心吊膽，但我們的小艇最早出發，漸漸將其他小艇甩在後面。我看準時機，抓住一根樹枝，奮力一跳，盪到岸邊的樹林裏。

「吉姆！吉姆！」

腦後出現了席爾法的叫聲。

但我毫不理會，在樹林中死命奔跑，直到跑不動為止。



甩開席爾法之後，我心情大好，開始享受這片的陌生土地。

我穿越柳樹、蘆葦和眾多沼澤植物，來到一塊較為開闊的林間空地。

空地的對面有座山丘，陽光灑落在兩座奇形怪狀的丘頂上。

我首度感受探險的快感。這是一座無人島，充滿陌生的植物。我還看到有蛇對我伸脖吐舌，發出嘶嘶聲，那條蛇看來就是響尾蛇。

就這樣，我在樹林中遊盪好一陣子，忽然看見有驚鳥在空中尖叫盤旋。我立刻推斷：「有人來了！」

確實，遠方隱約傳來人聲，而且聲音愈來愈近。

我心下一慌，蹲在一棵大橡木後面，像老鼠般默不作聲。

耳邊出現兩個男人的話聲，其中之一是席爾法。他們大聲爭論，最後停止了移動，也許是坐了下來。

我聽聲辨位，偷偷朝他們接近，目光穿透樹葉的空隙，窺見了獨腳席爾法和另一名船員。

「老友！」席爾法把他的帽子扔在地上。「我看重你才找你入伙，不然我不會來警告你——你別無選擇。湯姆，我找你是為了要教你保命。」

「席爾法……」水手湯姆搖了搖頭。「你經驗老到，而且很誠實，至少大家都對你有好評。你有錢，也很勇敢。你現在是要我同流合污？不可能！上帝為證，如果我違背我的職責——」

話沒說完，遠方突然傳來一聲怒吼，黑壓壓的驚鳥亂飛，跟着樹林間發出一下恐怖的慘叫聲。

那是慘死的叫聲。

良久之後，寂靜再度回歸，但慘叫聲依然在我腦中迴盪。

水手湯姆也被慘叫聲嚇了一跳，但席爾法連眼睛

都沒眨一下。席爾法站在原地，撐住拐杖，兩眼圓睜，恍若準備出擊的毒蛇。

「席爾法，那是怎麼回事？」湯姆問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席爾法面帶微笑，目露凶光。
「喔，我猜應該是艾倫遭殃了。」

水手湯姆怒不可抑，喊道：「艾倫！願他的靈魂得以安息！至於你，席爾法，你不再是我的夥伴。就算我死得像條狗，我也是在執勤中死去。你殺了艾倫，是不是？你有種就連我也殺了吧！」

話一說完，勇敢的水手湯姆轉身就走。

沒想到他沒走多遠，席爾法大喝一聲，一手撐住樹枝，另一手使勁拋出他的拐杖。

天呀！拐杖重重擊中湯姆的背部。這一擊可能打斷他的脊骨，令他喘不過氣，摔倒在地。

席爾法單腿飛躍而上，舉起匕首加捅兩刀。

我第一次目擊殺人，只感到天旋地轉，耳鳴不斷，差點就要暈過去。當我回過神來，我發現席爾法已經站起身來，腋下夾着拐杖，重新戴好帽子。

湯姆動也不動地躺在草地上。

席爾法專心用草擦乾淨沾血的匕首。

四周的景物毫無變化，太陽依然高掛天際，我很难相信剛剛還在說話的人已經死了。



突然，席爾法從口袋裏拿出哨子，吹響了信號。

這一聲信號喚醒我的恐懼。

「很快就會有人趕來！他們會發現我！他們已經殺了湯姆和艾倫，我會不會是下一個？」我心想。

我立刻開始後退，盡可能保持安靜，來到樹林中較為寬敞的路徑。

一離開茂密的樹林，我立刻以最快的速度逃跑，完全不在乎方向，只要能遠離殺人犯就行了。

我完蛋了。

等到集合的槍聲響起，我哪有膽子搭上同一條小艇？那些殺人魔會不會一看到我就扭斷我的脖子？我就這樣失蹤的話，他們就會起疑，到時候他們不殺我才怪。

「一切都完蛋了！」我萬念俱灰。

再見了，伊斯帕紐拉號。再見了，屈勞尼、利弗西和斯摩烈船長。我注定要餓死，又或者死在邪惡水手的手裏。

我邊想邊跑，無意間來到那座雙峰的山腳底。這裏的橡樹疏隔較遠，拔地參天而起，四周就像一片環抱的森林。

這裏的空氣也比下方的沼澤清新。

陡峭的裸岩山坡滾落一堆碎石，散落樹木之間。

我的目光不由自主瞟往那個方向，看見一條身影迅速跳向另一棵松樹。

是熊？是人？還是猴子？我無法分辨出來，只是呆若木雞愣在原地。

當我轉身要跑，對方再度現身，繞了一大圈來攔截我。

那是一個人，一個奇怪的男人。

我當時很疲累，但就算精神飽滿，我也應該跑不過他。對方像鹿一樣在樹幹間飛竄縱躍，明明以兩條腿奔跑，但我從沒見過有人像那樣跑步，因為他的跑

姿就像駝背一樣。

我停下腳步，四下尋求脫身之策。

對了！我是有手槍的！我的內心終於浮現勇氣。我決定要面對這個島上的怪男，便轉身朝他走去。

當時，對方躲在另一根樹幹後面，一看到我朝他走近，竟立刻由樹後露面，朝我走近一步。遲疑之際，他後退一步，然後再度上前。

最後，他竟然跪倒在地，朝我拜倒。

我既感到驚訝又困惑，停步看着他問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班·庚。」他的聲音嘶啞，像生了鏽的鎖。「我是可憐的班·庚。已經三年沒跟人說話了。」

他是白人，但皮膚被太陽曬傷，嘴唇都變黑了，明亮的眼珠跟深色的皮膚形成強烈的對比。他的衣服是用船帆布做的，破破爛爛，充滿補丁。

「三年！你遭遇船難嗎？」我喊道。

「不是船難，是『放逐』。」他回答。

我明白這個詞的含義。「放逐」是海盜之間很常見的懲罰，把受罰者丟在荒島，只留少許彈藥給他

求生。

「放逐……三年了。」班繼續說：「靠山羊、莓果和吃生蠔過活。人在絕境也總有辦法活下來。但是，朋友，我好懷念人世間的美食。你身上不會剛好有帶芝士吧？有沒有？我經常夢到芝士，然後在失望中醒來。」

「如果我還能回船上，我保證幫你帶芝士過來。」我說。

班一直在摸我的外套，摩擦我的手掌，湊近看我的靴子……活脫脫像個過度活躍的野小孩。

但他忽然想到了甚麼事，便向我問起：「如果你還能回到船上，你剛剛是這麼說的嗎？你為甚麼不能回去？有人要阻止你嗎？」

「唉。總之與你無關。」我無奈地說。

「也對。」班大聲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

「吉姆。」

他異常雀躍地說：「吉姆，我是虔誠的基督教徒，有個虔誠的母親。我會淪落至此，完全是神的旨意。在孤島上的日子，我決定痛改前非，再度回歸信

仰。我戒酒了，不過偶然慶祝可以喝酒。我保證自己是個好人。而且，吉姆，我告訴你……」

班左顧右盼，壓低音量說：「我很有錢。」

真可憐的傢伙……這個人孤獨太久，肯定失心瘋了。我八成把這個想法表現在臉上，因為他瞧出我的質疑，隨即再強調一遍：「我很有錢！真的很有錢！吉姆，你運氣很好，才能第一個找到我！」

班的臉上突然籠罩陰霾，他抓緊我的手問：「好了，吉姆，說實話，你的船不是弗林特船長的船吧？」

我心中一喜，認定他是友非敵，隨即回答：「不是。弗林特死了……但老實說，船上有幾個弗林特昔日的手下。」

「會不會有一個……獨腳人？」他倒抽一口涼氣。

「席爾法？」我問。

「對，席爾法！就是他。」

「他是廚師，也是那班暴徒的首領。」

班用力抓住我的手腕。「如果你是席爾法派來的，那我就死定了。你究竟為甚麼會來這裏？」

我當機立斷，決定把我們的遭遇全盤托出。班全神貫注聽完，然後摸了摸我的頭。

「你是好孩子，吉姆。謝謝你信任我。你覺得這個鄉紳是個大方的人嗎？我的意思是說，如果他拿到那筆寶藏之後，有沒有可能分一千鎊賞金給我？」

「他是我見過最大方的人。」我點了點頭。「我們早有協議，只要找到寶藏，所有人都能分一杯羹。」

「他會帶我回家嗎？」班的目光流露出睿智的光芒。

「當然！」我大聲回答：「鄉紳是個真正的紳士。再說，如果解決掉席爾法那些人，我們會需要你填補船上的空缺。」

「這倒也是。」班似乎鬆了一口氣。

接着，他就說起昔日 在這島上發生的事：

「吉姆，我就老實跟你說了。弗林特埋寶藏時，我也在他的船上。他帶了六個人上岸埋寶，最後只剩弗林特一個人回來。跟去的六個人被滅口了。以一敵六，弗林特是怎麼做到的？船上的人都猜不透。

「三年後，我隨另一艘船出海，又再經過這座

島。我告訴同伴：『弗林特的寶藏埋在這裏，我們上岸去找吧！』船長不想冒險，但其他人都很興奮。無奈我們找了十二天，始終一無所獲，結果他們把氣出在我頭上，叫我留下來自己挖寶。

「這就是我被放逐的原因。這樣就三年了……吉姆，請把這些話告訴那個鄉紳。告訴他班·庚是個好人，常常祈禱，祈禱的時候思念母親……但班·庚的大部分時間，都在處理另一件事……還有，請告訴他，班·庚對你這樣的紳士相當仰慕。這些話，你都要一字不漏的告訴他啊！說完之後，你要捏他一下，就像我現在對你這樣。」

班真的用力捏了我的手臂一下。

我聽了沒聽懂的，只是瞪着他問：「首先，我要怎麼回到大船上？」

班想了一想，便說：「沒問題的。我有小船，親手打造的船。我把船藏在白色的岩石下面。等到天黑，我們就搭船過去。啊！甚麼聲音？」

轟、轟！

遠方傳來砲彈發射的巨響。



「他們開打了！」我一聽就知道是甚麼回事。

我拔腿就跑，向着班說：「跟我來。」

砲響之後，隔了一會，遠方就響起一輪槍聲。

距離不到三百米的地方，那裏有一面英國國旗在半空飄揚。

班一看到國旗，立刻停下腳步，拉着我坐下。

「錯不了的，肯定是你的朋友。」班的目光亮了一亮。

「比較可能是那伙叛變的船員吧？」我質疑。

「不必懷疑，如果是席爾法，肯定會升起海盜旗。我覺得那是你的朋友。聽！砲聲又響了，那表示你的朋友還活着。我憑砲聲的方向推測，他們應該上岸了，可能躲在弗林特多年前搭建成的防禦要塞。」

「真的嗎？我應該趕快去跟朋友會合。」

班聽到我這麼說，忽然抓住了我的手。

「別急。吉姆，你是個好孩子，但畢竟只是孩子。班要走了。就算有蘭姆酒喝，我也不會過去，除非我見到你口中那個紳士，獲得他親口答應我的要

求。別忘了幫我傳話——然後捏他一下，這樣他就會知道自己不是在做夢。」

他露出機靈的表情，連續捏了我三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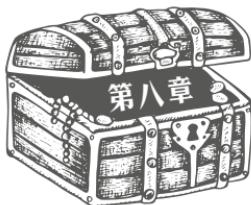
「吉姆，當你需要我的時候，你會知道要去哪裏找我。來找我的人，手裏要拿着白色的東西，並且獨自前來。至於時間，大約正午到第六下鐘響之間。吉姆，如果遇上席爾法，你不會出賣我吧？」

突然砲聲響起，一顆砲彈落在距離我們不到一百碼外的沙地。

「再見！」

告別之後，我們分別朝兩個方向拔腿就跑。





木寨攻防戰

砲聲撼動地面整整一個小時。

砲彈不斷砸爛樹木。

我持續轉移掩護點，避開那些彷彿追着我而來的砲彈。我不敢接近防禦要塞那邊，因為砲火不停集中轟炸那裏。於是繞向東邊，躲進岸邊的樹林裏，再過不久就天黑了。

伊斯帕紐拉號依然停泊在原位，不過船上高掛着海盜的黑旗。

灼灼紅光，轟然巨響，我看見最後一發砲彈呼嘯而過。

我潛伏在地上，觀察敵陣的動靜。

他們在河口生火，一艘小艇往返於營地和大船之間，人們像小孩般大呼小叫。聽得出來他們喝醉了，所以才會狂吼亂叫。

我站起身來，在營火後方的山丘，看見一塊兀立的白色壁岩。我認為那可能就是班·庚曾提及的白色岩石，也許我改天會用得着那邊藏着的小船。

不久，我繞過樹林，抵達防禦要塞的後方，終於遇見我的朋友。

原來在小艇載我上岸之後，船長、屈勞尼和利弗西本來打算制伏剩下的六名船員。結果一來因為沒風，二來因為我上了岸，所以沒這麼幹。他們亦擔心席爾法會抓住我來當人質。

利弗西帶漢特上岸視察環境，發現木寨這裏十分適合防禦。他們利用小船運送火藥、火槍、食物及醫療物資上岸。

來回運送到第五趟的時候，所有人登上小船撤離，船上的叛徒也開始朝他們開火。交戰片刻後，利弗西等人上岸，趕往這個木寨。**在爭奪小木屋的過程**

中雷魯斯受傷身亡，不過他們終究奪下了小木屋。

接着，船上的火砲就一直瞄準小屋轟炸，但由於樹林遮蔽了視線，所以很難擊中目標。

到了晚上，對方停止轟炸後不久，我就出現了。

席爾法殺人滅口、被放逐的班·庚……我把今天的遭遇說了一遍，才開始觀察寨內的環境。

木屋的屋頂、牆壁、地板都是松木打造，門口有門廊，門廊下有泉水湧出，形成一個蓄水池。屋內沒有家具，只有一塊可以用來當火爐的石板。柵欄裏的大樹幾乎都被砍下來建屋，附近只剩一些小樹和灌木。

水手葛雷加入了我們的陣營，他在奮戰中受傷，臉上包了繃帶。

那面英國國旗蓋住了雷魯斯的屍身。

斯摩烈船長為了抖擻精神，便呼喚所有人集合，逐一分派任務。我們以兩人一組為單位，兩個人出門撿木柴，兩個人幫雷魯斯挖墳墓。利弗西充當廚師，我則出去門口站崗。船長在眾人之間巡視，鼓舞士氣，隨手幫忙。

利弗西來到門口抽煙，向我說道：「你說的班值得信賴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我無法判斷他腦袋是否正常。」

「吉姆，他獨居荒島三年，不可能像你我這般正常。對了，你說他想吃芝士？」

「是的，先生。」

利弗西歪着頭說：「幸虧我在鼻煙盒裏放了塊巴馬臣芝士。剛好可以送給班當禮物！」

葬完雷魯斯，又吃過晚餐，船長、屈勞尼和利弗西開始討論接下來的計劃。

他們似乎都一籌莫展。物資短缺，我們會在救援趕到之前餓死。我們最好的做法就是向海盜突襲，殺到他們投降或者上船撤退。當日交戰之後，敵人那邊原先有十九人，此刻剩下十五人，其中兩人受傷。

另外，我們有兩個值得信賴的夥伴——蘭姆酒和氣候。

「他們飲酒毫無節制，又在那種濕地上紮營，我保證他們會得熱病。」利弗西說。

我累壞了，睡得像頭豬一樣。

第二天早上，一陣喧嘩聲吵醒了我。

「白旗！」

我聽見某人的聲音，接着又是這個人的驚呼：

「席爾法親自來了！」

我跳起身來，一邊揉着眼睛，一邊衝到牆上的小孔後面偷看。



柵欄外面有兩個人。

一人揮舞着白旗，另一人則是神態自若的席爾法。天色尚早，寒氣逼人，天空晴朗無雲，陽光映紅了林頂。席爾法和他的手下站在陰影中，膝蓋以下淹沒在薄霧之中。

「別出去！」船長叮嚀道：「八成有詐。」

然後他向席爾法那邊大喊：「站着，否則我們就開火！」

「我是來和談的！」席爾法大叫。

斯摩烈船長站在前廊，回頭對我們說：「利弗西

負責監視北面。吉姆，東邊。葛雷，西邊。所有人把火槍上膛。打起精神，小心為上。」

接着他轉向叛徒，隔着老遠大喊：「你們到底有甚麼企圖？」

這次是另外那個海盜回話：「席爾法船長要跟你們談條件！」

「席爾法船長！沒聽過！誰呀？」斯摩烈面露不屑之色。「船長，是嗎？升職得好快呀！」

席爾法遠遠喊話：「斯摩烈先生，因為你**擅離職守**，這些可憐的船員才選我當船長的。」言語中特別強調「**擅離職守**」這個重點。「只要談好條件，我們願意罷手，不計前嫌。」

斯摩烈說：「我本來不想跟你談判。要談就來談吧！不過我只准你一個人過來。」

就因為這句話，席爾法要過來了。

他拄着拐杖，翻身越過柵欄，身手相當敏捷。

我是個不盡責的衛哨，當場離開東側的崗位，偷偷來到斯摩烈的身後。斯摩烈坐在門檻上，手肘撐在膝蓋，手掌頂着腦袋。席爾法十分吃力地爬上斜坡，

避開樹根，但他一聲不吭，終於來到斯摩烈面前。

「我們在這裏談。坐下吧。」斯摩烈抬着頭說。

「你不請我進去坐嗎？坐在沙地上很冷呀。」席爾法抱怨。

斯摩烈憤然道：「如果你沒有圖謀不軌，現在就會舒舒服服坐在你的廚房。這是你自己的錯！你當廚師，我絕不會虧待你。你要當席爾法船長，你就準備被吊死吧！」

「那好吧，斯摩烈**船長**。」席爾法說着在沙地上坐下。「只是你待會兒要拉我起來。嗨，吉姆！嗨，醫生！大家都來了啊！」

「有話快說。」斯摩烈瞪住他。

席爾法說：「你們昨天晚上幹得很好，趁我們疏忽的時候突襲。我不得不承認我非常意外——但是聽好了，**船長**，同樣的錯誤，我們不會再犯第二次！我們會派人站哨，也會少喝點蘭姆酒。我沒喝醉，我只是累了，如果我早一秒醒來，我就會趕上你行兇的瞬間。」

「所以？」斯摩烈的態度冰冷如常。他完全不知

道席爾法在說甚麼，但語氣沒有暴露絲毫困惑。

突襲？哦！我猜是班幹的！他趁海盜醉倒時潛入營地，幹掉他們其中一個。即是說，如今敵方只剩下十四名人員，而這個好消息實在令我振奮。

席爾法向斯摩烈開出了條件：「我們要寶藏，我們會弄到手——這就是我們的目的！你們是寧願保命吧？對不對？快交出藏寶圖，我們就停戰。」

「不行。」斯摩烈回嘴：「我們不答應的話，你又可以拿我們怎樣？」

席爾法咬牙切齒，說道：「聽着，快交出藏寶圖。只要你做到這一點，我們就給你們一條活路。你們可以找到寶藏後跟我們上船，我保證，我們會在安全的地方放你們下船。如果你擔心船員報復，也可以選擇留下，我們會平分補給品給你們，並通知救援船隊來接你們。」

斯摩烈站起身來，拿出煙斗，點着了煙草。

「說完了嗎？」他一邊抽煙一邊說。

「拒絕的話，你將會看到槍林彈雨。」席爾法恐嚇道。

斯摩烈站起來，翻轉煙斗敲了一敲，倒出滿掌煙灰。

接着他冷冷地說：「好。現在換你聽我說。如果你們一個一個過來自首，棄械投降，我只會把你們鎖起來，帶回英格蘭受審。你們找不到寶藏的，你們也開不了船——哼，憑你們的技術根本無法遠航。席爾法，這是我最後一次跟你好好說話，下次再遇見你，我會在你背後開槍。你滾吧！」

席爾法大怒，喊道：「拉我起來！」

斯摩烈說：「我不想拉。」

席爾法吼道：「誰來拉我起來？」

沒人理他。

席爾法破口大罵，爬過沙地，終於撐着門廊站起來。他朝泉水吐口水，向我們喊道：「一小時內，我就會攻下這間小屋。笑啊，你們再笑啊！一小時內，我要你們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！」

他氣沖沖地離開木寨，過去柵欄那邊與手下會合，兩人就這樣消失在樹林之中。



等到席爾法離開，斯摩烈船長轉身面對屋內，發現除了葛雷之外，其他人都沒有好好待在自己負責的崗位。

那是我們第一次看到他大發脾氣。

「各就各位！」斯摩烈大吼，嚇得我們全部衝回原位。「葛雷，你是盡忠職守的水手，我會在航海日誌中記你一個優點。屈勞尼先生，真是沒想到呀！利弗西，我以為你從過軍呢！總之你們都令我太失望了！」

衛哨全都繼續監視外面，其他人則忙着裝填彈藥，所有人都羞愧臉紅。

斯摩烈巡視完一遍，覺得穩妥了，便向大家說：「各位，我是故意激怒席爾法的。不到一小時，他們就會攻進來。敵我的人數懸殊，但我們有木屋做掩護。只要大家齊心，我有信心我們能擊退他們。」

木屋的東牆和西牆上各有兩個放槍的射擊孔。南牆就是門廊，也有兩個射擊孔。北牆則有五個。我

們七個人總共有大約二十把火槍，都在每面牆前擺了一些彈藥和四把上膛的火槍，房間中央還擺了幾把彎刀。

斯摩烈說：「吉姆還沒吃早餐，快拿點東西回到崗位上吃！漢特，給每人發一杯白蘭地。」

瑣事分派完畢，計劃已在斯摩烈心中成形。

「利弗西，你負責守住門口。不要暴露身體，躲在屋內，隔着門廊開火。漢特，你守東牆。喬伊斯，你守西牆。而屈勞尼先生，你槍法最好，請你跟葛雷守住最危險的北牆。如果他們搶到我們後面開槍，情況就糟糕了。吉姆，你跟我的槍法都不好，我們待在旁邊裝子彈，再看形勢幫忙吧！」



一小時後，敵人來襲。

四面八方傳出槍響。有些子彈擊中木屋，但都沒射入屋內。利弗西醫生在南門看見三處開槍的火光，屈勞尼認為北面有七個人，葛雷卻說有八個人。東側

和西側都只有一人開槍，顯然是擾敵之計。

接着北面的樹林裏跳出一群海盜，直接衝向柵欄。

而其他三個方向的槍手再度開火，一顆彈丸掠過門廊，打爛了利弗西手中的火槍。

海盜像猴子般翻越柵欄，愈來愈逼近。

鄉紳和葛雷不斷開槍，三名敵人倒地，其中一人爬起後轉身逃跑，拚命竄進了樹林。

四個海盜衝過山坡，殺到了木屋的四周。

「準備受死吧！」掌帆長安德生叫陣。

有海盜隔牆抓住了漢特的槍管，奪走了他的槍。一陣拉扯，砰的一聲，漢特撞上木牆，當場昏倒。

另一個海盜繞到門廊，伸出彎刀砍向利弗西。

他們闖進來了！木屋中陷入一片混亂，硝煙瀰漫之際，到處都是叫囂、槍響及呻吟聲。

斯摩烈大叫：「出門，去外面作戰！拿彎刀！」

我抓起一把彎刀，衝出屋外，剛好看到利弗西打倒他的對手。

斯摩烈下令：「所有人繞到屋子後面！」

我聽從號令，舉刀轉過屋角，迎面遇上安德生。他大吼一聲，高舉手中的彎刀，朝我頭上劈過來。我沒時間多想，連忙跳向旁邊，順勢滾落斜坡。

就在安德生那一刀砍空之際，葛雷看準破綻砍死了安德生。

另一個海盜在朝射擊孔內開火時被子彈擊中，躺在地上痛苦哀號。利弗西出手解決了衝進來的第三個海盜。闖入木寨的四個海盜，現在只剩一個還活着，而他貪生怕死，迅即丟下彎刀，連滾帶爬開溜。

轉眼之間，敵方逃得乾乾淨淨，留下五個倒地不起的同伴。

我們贏了！

利弗西、葛雷和我回到木屋，看着這場勝利的代價——漢特昏迷，喬伊斯頭部中彈身亡。

在木屋正中間，屈勞尼正扶起臉色慘白的船長。

「船長受傷了。」屈勞尼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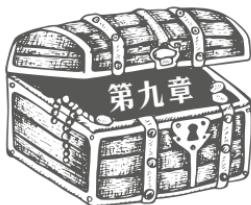
斯摩烈不顧傷勢，一見我們來了就問：「他們跑了嗎？」

「能跑的都跑了。有五個變成跑不了的死人。」

利弗西回答。

「死了五個！」斯摩烈船長喊道：「翻盤的機會來了！現在他們只剩九個，我們四個，勝算大幅增加。」





海盜沒有第二波攻勢，樹林中再也沒傳出槍響。漢特的頭骨和胸骨都碎裂了，永遠不再恢復意識，去了見上帝。

斯摩烈船長傷勢嚴重，但沒有生命危險。一發子彈擊中他的肩胛骨，壓向肺部，幸好不深，而另一發子彈擊中他的小腿。利弗西說他會復元，只是數週內最好不要亂動，也盡量別要說話。

用餐之後，屈勞尼和利弗西他們談了一會。

這個下午，利弗西戴上帽子，佩戴手槍和彎刀，把地圖放入口袋，扛起一把火槍，他便翻越北側柵

欄，進入樹林深處。

葛雷跟我坐在一起，一邊抽煙一邊問：「獨自行動？利弗西醫生瘋了嗎？」

「不可能的。他是我們當中最理智的人。」我說。

「如果他沒瘋，肯定就是我瘋了。」葛雷說。

「如果我沒猜錯，醫生是去找班·庚了。」我回答。

日頭炙熱，沙地彷彿要燒起來。我開始羨慕利弗西能在樹蔭下散步，享受鳥語花香，而我只能在這裏讓太陽烤。四周都是血，都是屍體，噁心的感覺逐漸變得跟恐懼感一樣強烈。

沒法待在這個噁心的地方了！我決定離開大隊，獨自展開行動。

首先我將餅乾塞滿外套的口袋，接着又拿了兩把手槍和彈藥。我打算去找昨晚看見的白色岩石，確認班的小船究竟在不在那裏。由於我很肯定屈勞尼和船長不會讓我離開木寨，唯一的辦法就是偷溜出去。

我翻過柵欄，竄入樹林。

浪聲和風聲不絕於耳，我沿東海岸前進。

沒多久，我來到可以瞭望伊斯帕紐拉號的位置，現在船上掛着的是海盜旗。

夕陽沒入「**望遠鏡丘**」的後方，天色逐漸陰暗。

我得盡快在天色全黑前找到班的小船。

當我抵達白岩時，天色幾乎全黑了。

白岩下方有個隱蔽的凹洞，長滿及膝的雜草，洞裏有個小羊皮帳篷。

我跳進凹洞，掀開帳篷，果然看到班的小船。這條船的造工非常粗糙，木頭骨架歪歪斜斜，外身覆蓋羊皮，另外有兩根船槳。小船確實是非常小，別說是成年人坐上去，即使是我上船也難保不會沉沒。

我敢說班的小船是人類史上最爛的一艘小圓舟。不過，它還是有一個很大的優點，就是非常輕巧，方便搬移。

本來我只是想來看一看小船，但如今我心中冒出另一個主意——我要趁天黑划船接近伊斯帕紐拉號，割斷錨繩，讓它漂到岸上擱淺。

海盜團經過今早的挫敗，說不定會起錨出海，而我最好防止這種情況發生。

我坐下來吃餅乾，等到天色全黑，這才扛起小圓舟，穿越濕地，來到海邊。

小圓舟下水之後，我開始划船。

我花了點時間熟悉小船的划法，最後成功接近伊斯帕紐拉號。

錨繩很粗，扯得很緊，直接砍斷的話，大船被潮水沖走的瞬間，很可能會導致我翻船。

「我該放棄還是繼續？」我猶豫不決。

就在此時，風向忽然改變了，大船的船身傾斜，錨繩也鬆弛了。這樣一來，逆流會我將衝向岸邊，所以我也不怕會翻船。

我連忙拿出折刀，開始割錨繩，可是在我快要割斷之前，那陣風戛然而止。

等一等吧！我靜待海風再度吹傾船身。

其實我一直聽見船艙傳出的人聲，只不過沒費心去聽清楚內容。

既然現在無所事事，我就豎起了耳朵傾聽。說話的人是伊斯梅和另一個海盜，兩人顯然都喝醉了，滿嘴髒話爭吵，三不五時還有拳打腳踢的聲響。

起風了！

我奮力揮刀，砍斷了錨繩。

沒想到伊斯帕紐拉號開始打轉，差點撞上我的小船。

我慌了手腳，深怕翻船，拚命地划槳。

雖然躲過了大船的撞擊，但我們兩艘船都被捲入海流，速度愈來愈快，在碎浪中劇烈激盪。

死定了啦！

我全身縮進了船裏，向主禱告。

就這樣，我緊貼着船底躺了幾個小時，隨着黑暗的波濤搖來晃去，飛濺的浪沫打在身上。每當船身下沉，我都有種死亡降臨的感覺。

最後，我累壞了，索性睡上一覺。



我夢見了家鄉的本鮑上將旅店。

當我一覺醒來，天色已經亮了，原來小船漂到了金銀島的西南端。

伊斯帕紐拉號呢？它在前方不到半里的海面，船帆全開鼓滿了風。

我猜船上的人打算環繞全島，這樣才可以回歸下錨的地點。但是，沒多久大船竟駛向反方向，最後進入風眼，停在原地打轉。

「笨蛋！他們一定醉倒了，所以才亂開船。」

觀察了一會之後，我肯定船上沒人掌舵。

船員都去哪了？要麼是醉倒，要麼就是已棄船而逃。

「如果我能上船，也許可以把船開回去找船長呢！」我心想。

一股冒險的勇氣湧上心頭，我划向那個方向，很快就貼近船頭那一邊。我從小船望向上面，伊斯帕紐拉號真的非常巨大。

費了好大的勁，我終於爬上了伊斯帕紐拉號。

我來到後面的甲板，發現兩個留守船上的傢伙——戴紅帽的那個人躺在地上，肢體僵硬，雙臂外伸，嘴巴張開。另一個就是伊斯梅，他背靠着船舷坐着，一顆腦袋低垂，雙手好像抬不起來，臉色異常蒼白。

他們兩人身邊都有血跡，顯然是發酒瘋時自相殘殺。

我趁着風平浪靜，本來想到別處看看情況，卻在此時聽見伊斯梅的呻吟聲。本來看見他虛弱的樣子，我應該同情他，但我一想起在蘋果桶裏聽到的密談，我就覺得此人活該如此。

我走到主桅桿前停步，向他挖苦道：「我上船了，伊斯梅。」

他虛弱得只能活動眼珠，嘴裏喃喃自語：「白蘭地……」

我跑去儲藏室，酒桶都不見了，滿地都是空酒瓶。看來由叛變的一刻開始，這伙海盜就違反紀律酗酒，結果常常無法保持清醒。

在亂糟糟的儲藏室，我找出一瓶喝剩一點的白蘭地，又撿了些餅乾、醃水果、葡萄乾和芝士。我回到甲板，留下食物給自己，又去水桶那邊喝了點水，這才把白蘭地酒瓶交給伊斯梅。

伊斯梅喝了一大口酒。我開始吃東西。

「痛嗎？」我問他。

「如果醫生在船上，我的傷就不成問題，這次我真不夠運……至於那個混蛋，他是死透了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指向那個戴紅帽的死者。「哼，反正他只是個假冒的水手。吉姆，你是從哪裏冒出來的？」

「我是來奪船的。從現在起，請你稱呼我一聲『船長』。」

伊斯梅看着我不說話，露出一絲嘲笑。儘管他的臉恢復了點血色，身體還是十分虛弱。

我降下海盜旗，丟到海裏，大呼一聲：

「席爾法船長去死吧！」

伊斯梅用狡詐的眼神看着我。「吉姆船長，你想要上岸吧？我們來談談吧！少了我的指點，你開不了這艘船。聽着，你給我食物、水和繩帶，我就教你怎麼開船。」

「我不要回去之前的下錨地點。我要把船停在北灣。」我說。

「沒問題。我不是笨蛋，我懂得衡量局勢。北灣？我就聽你的。就算要開船去自盡，我都會幫你的。」

就這麼一言為定。

三分鐘後，我就聽着伊斯梅的指令，駕駛伊斯帕紐拉號出發，乘風沿着海岸線前進。如無意外，中午前就能繞過北岸，在漲潮前抵達北灣，靠岸等到退潮就可以下船。

我去艙房拿來一塊絲帕，幫伊斯梅包紮好大腿上的刀傷。

伊斯梅吃完東西，又喝了幾口白蘭地，氣色也漸漸變好，坐得比較直，講話也比較大聲。他不時露出古怪的笑容，這一點令我相當擔心。



我們一路順風，即將抵達北灣。

問題是船上已沒有錨，我們也不敢在漲潮前靠岸。既然在漲潮前還有時間，我和伊斯梅就坐下來吃東西。

片刻過後，伊斯梅眨了眨眼，向我說話：「吉姆船長，可以請你下去幫我拿瓶……那叫甚麼來着？好吧，請幫我拿瓶紅酒。白蘭地這種烈酒，現在我喝了會頭痛。」

他說時話吞吞吐吐，態度看起來很不自然，而我不相信他有白蘭地不喝要喝紅酒。這一定是藉口！他要我離開甲板，肯定是有所圖謀，但我暫時猜不透他的意圖。

於是我就裝下樓去船艙，一轉彎就脫掉鞋子，無聲無息地繞到前方，爬上樓梯，探頭出來偷看。

我看見伊斯梅吃力起身，走到甲板的排水口那裏，從一堆繩索之中撿起一把匕首。他一邊細看匕首，一邊用手指檢查刀尖是否鋒利，隨即把匕首藏入外套底下，再回到老位置坐下。

原來伊斯梅可以動了。

這個騙子！幸好我身上有槍。我一邊思索對策，一邊過去穿上鞋子，由船艙取走一瓶紅酒，便重返船尾的甲板。

伊斯梅接過紅酒，打開瓶蓋，喝了幾口，說道：「看！潮水夠高了。吉姆船長，你聽我指揮，我們準備靠岸吧！」

現在我們與海岸相差兩里的距離，但是北灣的入口又窄又淺，須要小心航行才行。

我覺得自己開船開得有模有樣，伊斯梅也是個很專業的領航員，我們攜手合作把船開往目的地。我需要他的幫忙，儘管他是在利用我，我相信在靠岸之前自己的生命會有保障。

「這一帶很安全，適合船隻靠岸。」伊斯梅說。

我在他的指揮之下，全神貫注把船駛向沙灘。

「快！轉舵！」伊斯梅大喊。

我握緊了舵輪，等着船身衝上沙灘，由於太過專心，竟然完全放下了危機意識。

突然間，一股不安的感覺湧上心頭。可能是我聽見腳步聲，也可能是我眼角瞥見影子，或者是出於本能，總之，當我一回頭，就發現伊斯梅已經拔出匕首。

他朝我奔來。

我撲向側面，躲開他的攻擊。

閃躲之後，我停在主桅桿前面，拔出手槍，冷靜瞄準，扣下扳機。

啪！撞針合上，但手槍沒有發出火光或巨響。

哎呀！火藥濕了。

我暗罵自己粗心大意，竟然犯下這種致命的錯誤。

伊斯梅動作飛快，我沒時間去重新裝填彈藥。我扶着桅桿，渾身緊繃，留心伊斯梅的出手。

看見我打算閃躲，他也停了下來。

接着他做了幾下假動作，我也做出相應的閃躲動作。

我們對峙。

突然，伊斯帕紐拉號衝上沙灘，整艘船身在震盪之後歪倒，甲板向左舷傾斜了四十五度。

我們同時跌倒和滑倒，滾向排水口那邊，甲板上的水手屍體也跟着滾向我們。

屍體撞到了伊斯梅，所以我比他先爬起來。

船身傾斜，難以奔跑，伊斯梅和我相當貼近，他一起來就伸出匕首刺向我。

就在他即將砍到我之前，我往前跳上桅桿，那一下刺殺真的在我腳下極近的距離掠過。

接着，我沿着繩網奮力往上爬，一路爬到桅頂的橫杆。

伊斯梅張口結舌，抬頭看着我，神情既訝異又失望。

現在有了喘息的機會，我把握時間，立刻給兩把手槍重新裝填彈藥。

伊斯梅遲疑片刻，咬起匕首，也爬上了繩網。由於他腿上有傷，爬得很慢，還沒爬到三分之一，我已經裝好彈藥。

我雙手各持一把槍，指向他道：

「你再往上爬，我就轟爛你的腦袋！」

伊斯梅吞了吞口水，才說：

「吉姆……我投降了……」

這一番話令我放鬆了警戒。

嗖的一聲，一件東西如箭般向我飛來。

那是伊斯梅擲出的匕首。

匕首穿過我的肩膀，再將我釘住在桅桿上。

好痛！

本來我不敢向人開槍，但在劇痛之下，兩把槍同時開火，接着由我的雙手滑落。

我明明沒有瞄準，但伊斯梅還是中槍了。

嗚哇！

一聲驚呼之後，伊斯梅就鬆手了，由繩網上掉

落，一頭栽入水中。

我由傾斜的船身望向海面，看着他的鮮血染紅了海面，然後他就在我眼前溺水了，向下沉入海底，成為魚的食物。



鮮血沿着我的肩膀流下，我閉着眼拔出匕首，再順着繩網爬下桅桿。

接着我去船艙找東西療傷。傷口很痛，還在流血，但不至於影響動作。我處理好傷口之後，返回甲板環顧四周，心想既然伊斯帕紐拉號現在是我的了，我就該清理一下。

我把甲板上的屍體扔下船，死者的紅帽子也跟着他漂在海上。

現在船上只剩我一個人，但我在日落前就下船了。

「雖然我偷溜出去，但我奪船成功，船長一定會稱讚我的！」我一邊想着，一邊朝木寨的方向奔跑，趕着回去告訴大家這個好消息。

天黑後，晚風在松林間呼呼颶響。

我繞過山丘，渡過了小溪。

天色愈來愈黑，景色逐漸朦朧，我有好幾次被樹叢絆倒，還不小心掉進了沙坑。

最後我安全抵達木寨。

遠遠看見木屋外升了個大火堆，紅光與柔白的月光形成強烈的對比。除了火堆啪啦作響的聲音，木寨中再無任何人聲。

「到底是甚麼回事？其他人呢？」

我心生疑慮，微感害怕，偷偷溜向東側，從最暗的地方翻越柵欄。

當我接近小屋後，終於聽見了鼾聲，登時放心多了。

不過，大家的守備工作也做得太差了吧？萬一那幫海盜偷偷突襲，大家就會見不到明天的太陽。

「是不是因為船長受傷了呢？」我心想。

我終於來到門口，屋裏黑漆漆的，令人根本看不清楚。我雙手前伸，摸黑進去，打算直接睡覺，等明天一早他們發現我在場，他們臉上的表情一定很好笑呢！

我踢到了一個人的腳。

對方沒醒，只是翻身呻吟。下一秒，突然間，有個尖銳的聲音大叫：「西班牙銀圓！西班牙銀圓！」

這是席爾法的綠鸚鵡——弗林特船長！

牠就像是頂尖的衛哨，放聲宣告我的到來。

我怔怔地站着，沒時間找地方躲藏。

鸚鵡一叫完，我馬上聽見席爾法的聲音：「是誰？」

糟糕！

我拔腿就跑，一轉身就重重撞在一人身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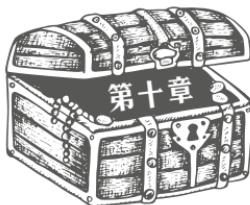
撞倒我的人隨即抱住了我。

「拿火把來，迪克。」席爾法說。

我掙扎不了，厄運難逃。

其中一人離開木屋，不久帶着火把回來，映紅了我的臉。





席爾法船長

火把的紅光照亮木屋，為我展現最恐怖的景象。海盜已佔領了木屋和物資，但更恐怖的是我沒看到我的同伴。

屈勞尼呢？利弗西呢？船長呢？葛雷呢？他們都死了嗎？我怪自己沒有留下來跟大家同生共死。

屋裏一共有六個海盜。

五個人站着，醉眼惺忪，臉色漲紅。還有一個站不起來，只是用手肘撐在地上，他的頭上裹着繃帶，顯然受傷不久。

鸚鵡坐在席爾法的肩膀上。

席爾法看起來似乎也比之前蒼白，臉上充滿戾氣。

「吉姆，真想不到你自己來送死呀！」

席爾法在酒桶旁坐下，開始用煙斗裝煙草。

「借個火，迪克。」他點燃煙絲，向自己人說：「各位，坐下吧！不必為吉姆起立，我保證他不會介意。吉姆，你今晚過來，真是為我帶來很大的驚喜。由我第一眼看到你，我就知道你是個聰明人。」

我不想回答，挺身背牆而站，面對席爾法這種壞蛋，我努力不把絕望表現在臉上。

席爾法吐出一口煙，繼續說：「吉姆，我一直都很喜歡你。你讓我想起年輕時的自己。我本來希望你入伙，跟大家分錢，一輩子榮華富貴。好孩子，這樣一來你非入伙不可了。斯摩烈船長和醫生都丟下你啦，你現在孤掌難鳴，唯一的選擇就是加入我這一邊。」

太好了！他的說話暗示了我的同伴還活着，我不由得暗暗高興。另外我又想到，席爾法應該還不知道在大船上發生的事，所以他才會以為船長他們放棄我。

席爾法凶巴巴地說：「吉姆，我不會強迫你，威

脅對你未必有用。如果你願意，歡迎你加入我們。如果不願意，吉姆，歡迎你拒絕……你會有甚麼待遇，就看你的決定，我這個人最公道了。」

這番話就是死亡威脅。

「我要現在決定嗎？」我聲音顫抖。

席爾法冷冷地說：「不急。你慢慢考慮。我們不催你。有你在這裏，大家都開心。」

我鼓起勇氣，跟他談條件：「你們要我做選擇，我就要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。首先，我要知道我朋友在哪裏。」

「昨天早上，利弗西醫生舉着白旗來找我。他說：『席爾法船長，你被出賣了。船不見了。』我們跑去查看，老天，船真的開走了！醫生說：『好了，我們來談談。』」

當席爾法說話的時候，我默不作聲。

「我跟醫生的談判有了結果，物資、白蘭地、木屋、木柴……總之這裏的東西全都歸我們。醫生他們離開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裏。對了，醫生有說過你失蹤的事，他說早就受夠了你，所以想丟下你

不理。」

「就這樣？我現在是不是要做出選擇？」我問。

「你現在就要做出選擇。」席爾法嚴詞厲色。

我激動不已，向席爾法攤牌：「我不是笨蛋，我明白我的處境。但我不在乎，因為遇上你之後，我已經見識太多死亡。不過我有些事要告訴你……首先，你們的船沒了、寶藏沒了、人手也沒了……你們的整個計劃泡湯了，你知道為甚麼嗎？因為我！」

席爾法怔怔地瞪着我。

我頓了一頓，又說：「我曾躲在蘋果桶裏，偷聽到你、迪克和伊斯梅討論陰謀，當晚我立刻向船長他們報告。至於大船，割斷錨繩的人是我，我也幹掉了你們在船上的人，把船開到你永遠找不到的地方。我不怕你呀！你殺了我根本毫無好處。但如果你們放過我，我會既往不咎，來日你們接受審判時，我會盡可能幫你們說好話。」

所有人目瞪口呆看着我。

我喘了一口大氣，又繼續說：「席爾法先生，我相信你是這裏最好的人。如果我死了，希望你能轉告

醫生我是怎麼面對死亡的。」

「我會記得。」席爾法的語氣耐人尋味，我聽不出他是在嘲笑我的要求，還是欣賞我的勇氣。

「**動手吧！**」老海盜摩根跳起身來，拔出匕首。

「**住手！**」席爾法吼道：「摩根，你是船長嗎？跟我作對的話，你是想在橫桅上吊死，還是被扔去餵魚？」

摩根停手了，而其他人開始交頭接耳。

「湯姆是對的。」一人說道。

「我已經受夠了！」另一人附和道：「席爾法，我寧死也不要再受你擺布了。」

席爾法拿着煙斗，吼道：「你們想造反嗎？有種就動手！你們知道規矩的，我都準備好了。有種的人就拔刀，我保證在煙斗熄滅前幹掉你。」

沒人敢動。沒人吭聲。

「你們就是這種窩囊貨色，是吧？」席爾法說着，又把煙斗放回嘴裏。「裝腔作勢，沒半點用處。你們不敢像個海盜一樣動手，那就給我乖乖聽話！我喜歡這個孩子，他比你們都有種多了。聽着，我會讓吉姆活着的，你們都不准對他出手！」

席爾法雙手抱胸，靠牆而立，目光相當銳利。

其他人聚集在對面，竊竊私語，三不五時抬起頭來。他們不是在看我，而是看着席爾法。

「有話就說吧！」席爾法啐了啐道。

有人站了出來，朝席爾法敬了個禮。

「請見諒，船長。我們這些當船員的，也知道我們的權利。到這一刻我還是當你是船長，但我們要行使我們的權利，出去外面開會。」

這個人出門之後，其他人也一個接着一個敬禮出門。

最後，只剩我跟席爾法留在屋內。

席爾法放下煙斗，對我低聲說話：「吉姆，我告訴你，死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折磨。他們會把我拉下台。但你要記住，我可是跟你站在同一陣線，剛剛我幫你說話了，對不對？現在我的處境有點不妙，說不定會被絞死……剛剛我挺你了，現在你也會挺我吧？你是我最後的王牌，我也是你的救星。大家彼此同舟共濟，你說好不好？」

我終於弄懂了他的意圖。

「你是認輸了的意思嗎？」我問。

「船沒了，腦袋也快要不保，我還可以不認輸嗎？事情就是這麼簡單。我一發現海灣的船不見了……我就知道完蛋了。外面那群傢伙都是蠢蛋，我會盡力說服他們饒你一命。吉姆，你也要想辦法保我一命呀！」

「我會盡力而為。」我說。

「那就這麼說定了！不准反悔！」席爾法倒了一杯白蘭地給我，但我拒絕這一番好意。

「話說回來，吉姆，醫生為甚麼要把藏寶圖給我？」席爾法忽然問起。

甚麼？我啞口無言。

席爾法一看到我驚訝的表情，就知道不必再問下去。「好吧，醫生把藏寶圖給我了，這背後肯定有甚麼原因。吉姆，但我實在想不通……」

為了定一定驚，席爾法喝了一口白蘭地。



外面的海盜開完會回來，全部擠在門口，推派一

個代表上前，交給席爾法一樣東西。

「噢！那東西是「**黑帖**」，我知道即是下追殺令的意思。

「黑帖！果然是黑帖！哈哈哈！」席爾法大笑着說：「這張紙你們是怎麼弄到手的？哎呀！哪個笨蛋想到去撕《聖經》？好不吉利呀！」

摩根向夥伴道：「我就說嘛！撕《聖經》真的很不好！」

「這是誰的《聖經》？」席爾法問。

「迪克的。」一人回答。

「那迪克要好好禱告了。」席爾法嘲諷道。

那個黃眼睛的海盜插嘴：「席爾法，你閉嘴！大家按海盜規矩給你發黑帖，你就快點翻去後面，看看後面寫甚麼吧！」

席爾法看了一看，便不屑地說：「謝謝，喬治。我還以為寫了甚麼，原來是『**革職**』兩個字啊？喬治，這是你寫的嗎？你向來公事公辦，就由你來當下一任船長好不好？哎呀，可以借一借火把給我嗎？我的煙斗又熄了。」

喬治怒道：「夠了！規矩就是規矩。你完蛋了……你故意搞砸整個計劃，又放走了利弗西他們，明明我們的想法是去追殺他們……今晚，你又幫這個小孩子說話。哼，我們看穿你了，席爾法，你是不是和他們勾結了，所以故意放水？」

「沒了嗎？」席爾法冷冷問道。

「就這樣。我們都被你害慘了。」喬治深深不忿。

席爾法平心靜氣，說道：「我就逐點反駁你。你說我搞砸了整個計劃？好了，你們都知道的，如果按照我原先的計劃，這一刻我們已經回到伊斯帕紐拉號，坐擁大筆寶藏。結果是誰搞砸了我的計劃？是安德生、伊斯梅、還有喬治你呀！是你們不小心讓船長他們逃下船的！」

從喬治和其他人的表情看來，這些話並不是虛言。

席爾法擦了擦汗，繼續慷慨陳詞：「先說吉姆的事，這孩子難道不是人質嗎？既然有人質在手，我們為甚麼要浪費！白白殺掉他？我才不像你們弱智！」

「那你為甚麼不殺光他們就好？」摩根插嘴。

「嘿！你們真是笨得無藥可救。就是因為那個醫

生還有利用價值！難道你們不需要他來看病嗎？喬治，你深受瘧疾之苦，眼睛才這麼黃，所以是誰治好你的？至於你懷疑我和他們談判，就是暗中跟他們勾結……喂，是誰叫我去跟他們談條件的？還不是你們跪下來求我去的？不談的話，你們都餓死了！」

接着席爾法把地圖往地上一丟，我一眼就認出那是真的藏寶圖。

我想不通利弗西醫生交出地圖的用意，哪怕是在場任何一個人都看不透這件事。他們撲向藏寶圖，大聲歡呼，好像寶藏已經到手了一樣。

喬治說：「真的是弗林特的藏寶圖！但我們不見了船，要怎麼把寶藏運走？」

突然，席爾法跳起來，單手撐着牆吆喝：「喬治，我警告你，你再說一句廢話，我就跟你決鬥！怎麼運走寶藏？我哪知道！就是因為你疏忽，所以才弄丢了船的！嘿，你們這班廢物一事無成，我卻把藏寶圖拿到手，到底是誰高明？現在我要辭職了！你們再選一個船長吧！我不幹了！」

「席爾法！」他們喊道：「我們要你繼續當船

長！」

「這樣就算數了嗎？」席爾法大聲問：「那就這麼決定了。喬治，你真幸運，幸好我不是記仇的人。那黑帖的事呢？」

「就送給吉姆吧！」迪克回答。

席爾法真的直接把「**黑帖**」丟給我，那是一張圓形的紙片，其中一面被塗成了黑色，另一面印着《聖經》的經文。

當晚的衝突就這麼結束了。

大家喝了一輪酒，然後躺下睡覺。

席爾法給喬治的處罰就是到外面守夜站崗。

我久久不能成眠。一個曾經想殺我的人，如今竟然就睡在旁邊鼾聲大作，我又哪有可能睡得好呢？



第二天早上，所有人都被樹林裏的叫聲喚醒：「喂！木屋裏的人聽到嗎？我是利弗西醫生，我來啦！」

真是利弗西醫生的聲音。

我很高興見到他本人，但心情又有點複雜。

「醫生，早安啊！」席爾法拄着拐杖走到門外，笑呵呵地說：「你的病人情況都不錯。我們有個驚喜給你，吉姆在我們這裏！」

利弗西在一段距離外停下腳步，遲疑片刻，然後繼續前進。他來到席爾法的面前說：「好了，先辦正事。來看看那些病人吧。」

利弗西進屋看診，置身在這群兇神惡煞的海盜當中，他卻好像面對英國家庭的鄉民一樣，喋喋不休聊得愉快。他的態度影響了海盜，所有病人都乖乖給他診治，彷彿一切如昔，船醫與忠心的水手和睦共處。

「哈，我現在就像個獄醫。」利弗西自嘲地說。

這群惡徒面面相覷，都是忍氣吞聲的模樣。

當利弗西完成工作，便瞄着我這邊說：「好了，今天看診完畢。現在我想跟那個孩子私下談談。」

喬治大叫：「不行！」

席爾法一掌拍在木桶上。

「閉嘴！」席爾法環顧着眾人大喊，向利弗西說話：「我知道你心疼那個孩子，大家又欠了你的恩惠……但我們怕他會跟你逃跑。這樣好了，我想到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，就是請吉姆發誓。嗨，吉姆，如果你是個男人的話，你能保證會回來吧？」

「我保證會回來！」我點頭答應。

席爾法向利弗西說：「醫生，你先出去柵欄外面，我再帶吉姆去找你。你們就隔着柵欄聊天，好不好？」

當利弗西一走出外面，喬治和摩根等人的怒火就

爆開了，紛紛指責席爾法想吃兩家飯。是的，這確實是席爾法真正的想法，但他花言巧語一番，又成功哄倒了這一群笨蛋。

席爾法不顧眾人抗議，帶我去柵欄前找利弗西。

「醫生，我救了吉姆的命，還因此差點被我的手下革職。醫生，將來在法庭上有需要的話，你應該會幫我說幾句好話吧？請記住，現在我跟吉姆已經是命運共同體。醫生，你是個仁慈和公道的人，我對你是滿懷期望的……」

「席爾法，你不會是怕了吧？」利弗西醫生問。

「我不是懦夫。」席爾法誠懇得好像變了另一個人。「但我有點害怕絞刑台。醫生，你是個講信用的好人！你不會忘記我做的好事，當然也不會忘記我做的壞事。總之，我現在讓你跟吉姆單獨聊天，別忘了這是我的功勞……」

席爾法一說完，便後退到聽不見我們說話的地方。

木屋那一頭的惡徒只顧着生火做早餐。

利弗西難過地責怪我：「吉姆，如今你是自食其

果。你在斯摩烈船長受重傷的時候跑出去，這樣做是很不應該的。」

我忍不住哭了。「醫生，別怪我，我已經很自責了。要不是席爾法救我，我現在已經死了。我不怕死，但我怕他們折磨我……」

利弗西打斷我的話：「跳過來！我們現在逃跑。」

「醫生，我曾發誓會回去的。」我隔着柵欄說話。

「我知道，但現在管不了那麼多了。一切後果我來承擔！我不能丟下你不管。跳過來，我們一起逃命吧！」

「不。」我堅決拒絕。「你很清楚你自己也不會這麼做，鄉紳和船長都很重視承諾。席爾法信任我，我許下承諾，就一定要回去。但是，醫生，我還有很重要的話要說……船是我開走的，就停在北灣。如果他們折磨我，我說不定會透露船的下落。」

利弗西一臉驚訝地看着我。

我把昨天的經歷說了一遍，他悶不作聲地聽着。

「這是命運！吉姆，你揭發了海盜的陰謀，你找到了班·庚……每一步走下來，都是你救了我們的命。你以為我們會棄你不顧嗎？」說到這裏，利弗西望向

另一邊，大聲喊叫：「席爾法！我有忠告要給你！」

等到席爾法走近，利弗西才說：「不要急着去挖寶藏。盡量拖延時間。」

席爾法說：「請見諒，我應該勸阻不了我的夥伴。要救我和吉姆的命，唯一的辦法就是去挖寶藏。」

利弗西想了一想，只好提出另一個建議：「如果是這樣的話，**當你一找到寶藏，就要對尖銳的聲音提高警覺。**」

席爾法一臉不解。「這樣講太隱晦了！你們到底為甚麼放棄木屋，又為甚麼給我藏寶圖……我都毫不知情。你對我隱瞞了太多事！」

利弗西若有所思，卻還是沒有吐露真相。
「那不光是我的秘密，我沒辦法告訴你。可以告訴你的事，我都盡量告訴你了。總之，請你看緊吉姆。如果我們能活下來，只要不是作偽證的話，我在法庭上保證會幫你講好說話。」

利弗西隔着柵欄跟我握手，向席爾法點頭，然後步入樹林。



回去木屋之後，我們飽餐一頓。

席爾法比我所想的更加詭詐，他向着眾人撒謊：「兄弟們，我剛剛打探到秘密了！原來他們很清楚大船的位置，只要我們找到寶藏，我們一定有辦法逼問出來！」

眾人被興奮沖昏頭，只有我暗自在擔憂。

鏟子、十字鎬、手槍、彎刀……這些髒兮兮的手指上裝備，就興高采烈出發去尋寶。

席爾法用一條繩索綁住我的腰，牽着我走。

不久，我們來到溪邊，登上快艇，到達之前下錨的水域，然後開始研究藏寶圖。

紅交叉在地圖上的範圍太大，沒有標示出詳細的地點，背面的註記又模稜兩可。

“望遠鏡丘山肩的大樹，
朝北北東偏北的方向走。
“東南東偏東是骷髏島。
“十英尺。

我重讀註記一次，心中有了主意：

「首先我們要去找一棵很高的大樹。」

眼前有座兩三百呎高的高地，北側連接望遠鏡丘的南肩坡道，南側則通往後桅丘。高地上長滿高度不一的松樹，其中有好幾棵樹稍為突出，比其他樹高了四十至五十呎。

究竟哪棵是弗林特船長所指的大樹？我們得實地走訪才知道。

眾人跋山涉水，我和席爾法走在隊伍的中間。

在高地上走了一段路，最左側的人突然大叫。我們連忙趕過去，竟看到意想不到的景象——

一棵大松樹的下面，竟有一具纏滿蔓草的骸體，依稀可見破爛的衣衫。

在場的所有人都不寒而慄。

「是個水手。」喬治一邊說話，一邊上前檢視。「我看得出這是布料很好的水手服。」

席爾法搭話：「看來就是這樣，總不可能有主教死在這裏。但骸骨怎麼會躺成那種姿勢？看上去很不自然呀。」

骷髏躺得直挺挺的，腳掌指向一個方向，雙手高舉過頭，卻指向了反方向。

席爾法說：「我好像懂了。這副骷髏代表一個羅盤。雙手指着的方向，應該就是骷髏島……我們測量一下吧！」

根據測量結果，骷髏果然直指骷髏島，方位是東南東偏東，就跟註記的描述一模一樣。

「我猜的沒錯！」席爾法叫道：「這副骷髏在指路。弗林特讓我發毛……這是他開的玩笑嗎？他在島上殺了六個人，然後把這傢伙扛來這裏當成指標！高個子、黃頭髮……是了，他是阿拉戴斯。摩根，你記得阿拉戴斯嗎？」

摩根回答：「記得，他欠我錢呢！最後還拿我的匕首上岸。」

另一人插嘴：「說到匕首，他的匕首為甚麼不在這裏？我所認識的弗林特船長，他絕不會搜括死人的物品啊……」

喬治說：「這裏甚麼都沒有。太詭異了。」

席爾法表示同意，又說：「很不尋常。再說也沒

用，人都死了，不會動了。我們不要徒增煩惱，快去找寶藏吧！」

就這樣，我們繼續前進，不過海盜不再分散行走，也不再大呼小叫。剛剛看見的骷髏，都在海盜的心中蒙上了陰影。



在熾熱的大白天，我們爬上坡頂，累得坐下休息。由這裏，可以俯覽東南方的水域，也望得見骷髏島。

席爾法又取出羅盤，開始比對方位，喃喃道：「往骷髏島的方向有三棵『大樹』。我認為，『望遠鏡丘山肩』是指那邊地勢較低的位置。有了這些線索，就連小朋友都可以輕鬆找出寶藏啦！我們先吃飽再出發吧！」

「我不餓……我一想起弗林特，就沒有胃口了。」摩根低聲道。

「弗林特已經死了。還有甚麼好怕？」席爾法說。

「他是個真正邪惡的惡魔！我想起他鐵青的臉！」某海盜一邊說一邊發抖，似乎想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。

突然間，我們前方的樹林裏，竟傳來熟悉的旋律和歌詞：

「十五個漢子趴箱子，死人箱子藏秘寶，唷呵
呵唷呵呵，給我來瓶蘭姆酒！」

眾海盜嚇得面無血色。

有些人跳起身來，有些人互相緊抱，摩根甚至整個人趴在地上。

「是弗林特的鬼魂！哇——」喬治驚叫。

歌聲唱到一半，戛然而止，彷彿有人突然捂住歌唱者的嘴巴。我覺得歌聲挺悅耳的，但我身邊的人都不這麼認為。

「這樣下去不行。」席爾法面青脣白，結結巴巴地說：「準……準備出發吧！我肯定是有人在惡作劇。」

剛剛的聲音再度出現，這一次不是唱歌，而是鬼氣森森的呼喚：

「達比·麥葛羅！達比·麥葛羅！拿蘭姆酒來給

我，達比！」

眾海盜僵在原地，神色驚恐至極。

「真的有鬼！我們快回頭吧！」一個海盜喘着氣說。

「那是他臨行前說的話！」摩根嗚咽起來。「在船上的最後一句話！」

迪克拿出聖經，喃喃禱告。他是個家教很好的基督徒，可惜出海結識了壞朋友，結果就誤入歧途。

我聽見席爾法牙齒打顫，但他還是不肯放棄。

「這座島上沒人聽說過達比，除了我們這幾個人。」席爾法奮力提高聲音量，鼓舞大家：「各位兄弟！我是來挖寶藏的！不管是人是鬼都無法阻止我。弗林特生前我都不怕他，他變成鬼我也不會怕他！再走四分之一里左右，就可以找到七十萬鎊的寶藏。巨富就在眼前，我們還要怕一個死掉的海盜嗎？」

「別說了，席爾法！不要挑釁亡靈。」喬治說。

其他人都嚇到不敢出聲。如果他們不是腿軟，肯定早就跑了。

「亡靈？真的嗎？」席爾法說下去：「但我想不

透一點。剛剛的叫聲有回音。鬼魂沒有影子，鬼叫為甚麼會有回音？這可不合常理，對不對？」

我覺得這個論點很沒說服力。但是，迷信的人都會信以為真……我很驚訝地看着喬治鬆了口氣。

「一點也沒錯。」喬治表示贊同。「席爾法，還是你的頭腦最清醒。最初聽見那聲音，確實是有點像弗林特，但還是有點差異，我現在覺得更像是其他人的聲音……」

「我想起來了！班·庚！」席爾法吼道。

「對對對！」摩根跳起身，大喊道：「就是班·庚！」

「這樣有甚麼差別？」迪克接着問：「弗林特是鬼，班·庚也一樣是鬼啊！」

喬治覺得可笑，不屑地說：「誰會怕班·庚那個傻子啊？不管他是死是活，都沒人會怕他。」

眾人士氣大振，扛起裝備，繼續前進。

喬治帶着席爾法的羅盤走在最前面。他剛剛說得沒錯，就連我也覺得，不論是死是活，班·庚這個人都一點都不可怕。

我們路過兩棵大樹，但都不是我們要找的樹。

第三棵大樹幾乎比四周的林頂高出兩百呎，樹幹跟一間小木屋差不多粗。不過，我的夥伴並不關心這棵樹有多高大。他們關心的只是埋在樹下的七十萬鎊寶藏。

貪念吞噬了他們之前的恐懼。

他們目光灼熱，步伐輕快，幻想自己一輩子揮霍無度的願景。

席爾法加快步伐，三不五時拉扯綁住我的繩子，兇巴巴地轉頭瞪着我。

眼見金銀財寶就要到手，一切都無關緊要——他的承諾、醫生的警告都變成了過去式。毫無疑問，他打算在佔有寶藏之後，就要奪走伊斯帕紐拉號，割斷我們這些好人的喉嚨，然後背負罪惡和財富遠走高飛。

「來呀！各位兄弟，一起上呀！」喬治喊道，所有人發足狂奔。

我想起弗林特曾在這片樹林殺死六個「兄弟」，現在寧靜無比的樹林，當年一定迴蕩着慘叫聲。

跑不了多遠，突然間，眾人於十碼外停下腳步，發出深受打擊般的驚呼聲。

席爾法加快腳步，柱着拐杖前進，很快我們兩個也呆呆站着，喉頭裏卻發不出半點聲音。

我們面前有個大坑，看來不是最近挖的，因為底部已經長出雜草。坑裏有一把斷成兩截的十字鎬，還散落着幾個**空箱**。其中一個木箱上烙着「**海象號**」的船名——人人皆知這是弗林特的船。

事實擺在眼前。

寶藏被挖走了。

七十萬鎊落空了！



藏寶箱空空如也，在場的六個男人都深受打擊。席爾法最快清醒過來，竭力克制住情緒，立刻改變了他的計劃。

「吉姆，拿好這個，提高警覺。」

席爾法遞給我一把雙管手槍。

他開始牽着我往北移動，來到土坑的另一邊。他轉身看我，點了點頭，暗示現在是危急關頭。我忍不住低聲自語：「所以你又有甚麼鬼主意？這次要幫我還是害我？」

就在此時，其他人已經大吼大叫，跳入坑裏，開

始徒手挖土。摩根找到一枚面值兩基尼的金幣，交到別人手裏傳來傳去。

喬治向着席爾法大吼：「兩基尼！少得可憐！你說的七十萬鎊呢？」

「繼續挖呀！」席爾法冷冷說道：「說不定會挖到山核桃。」

「山核桃！」喬治叫道：「大家聽到了嗎？他一定早就知道了！」

「噢，喬治，你又想當船長了？你太心急了，真是的。」

席爾法就像在故意挑釁，這一回所有人都站在喬治那邊。他們開始爬出大坑，不過全都爬到我們的對面。

我們展開對峙。一邊兩人，一邊五人，隔着大坑敵視。

沒人膽敢搶先出手。席爾法完全不動，他瞪着他們，一如往常般的冷靜，眼神有懾人的氣魄。

最後，喬治開口慇懃：「各位兄弟，他們只有兩個人，一個是把我們害到這個地步的瘸子，一個是我

恨得要挖出心臟的小鬼。現在，我們——」

砰！砰！砰！

三聲尖銳的槍響穿越樹林而來。

喬治一頭摔入坑內。滿頭繩帶的傢伙原地轉圈，像個陀螺般倒地身亡。

剩下的三人轉身落荒而逃。

到底發生了甚麼事？我還沒反應過來，席爾法已經朝土坑裏的喬治補了兩槍。

可憐的喬治翻了翻眼皮，死不瞑目地瞪着席爾法。

「喬治，就是我解決你的。」席爾法咬牙道。

利弗西、葛雷和班來到我們身邊，手裏拿着冒煙的火槍，原來剛剛就是他們開了那三槍。

「快追！」利弗西喊道：「我們要趕在他們之前登上快艇。」

我們快步前進，衝過密密麻麻的草叢。席爾法撐着拐杖追着我們，喘得上氣不接下氣，足足落後我們三十碼。

「醫生！你看！不用這麼急啦！」席爾法大喊。

確實不用急。我們遠遠看見，那三個倖存的海盜迷路了，在往後桅丘的方向奔跑。

我們一行人慢慢下山，邊走邊聊。

原來班獨居小島的期間，早就找到了骷髏和寶藏（坑裏的十字鎬就是他留下的）。他徒步將寶藏運往東北方的山洞，分了幾趟才完成。

又原來利弗西當天走入樹林，就是帶著芝士去跟班見面。利弗西套話問出了這些秘密之後，回來就發現大船消失不見。他心生一計，立刻去找席爾法，把已經沒用的藏寶圖給他，騙他們過去木寨聚居。調虎離山之後，他們搬到班的山洞去住，一方面避免感染瘧疾，一方面又可以看守寶藏。

今天早上利弗西跟我見面，一離開柵欄，就立刻趕回山洞，帶着葛雷和班奔向埋寶的地點。班的腳程較快，獨自先走一步，在樹林中裝神弄鬼，幫夥伴爭取到布置埋伏的時間，就這樣救了我和席爾法。

「幸好我和吉姆結盟了。」席爾法捏了一把冷汗。

來到停靠快艇的地方，利弗西摧毀了其中一艘，

然後我們乘搭另一艘快艇繞向北灣。

伊斯帕紐拉號已經在漲潮時漂離海灘，幸虧當天風不大，海流沒有沖走大船，不然我們絕對找不到它。

商量之後，我們划船回去班居住的山洞，而葛雷一個人留在伊斯帕紐拉號那邊，待在船上守夜。

屈勞尼在洞外迎接我們。他沒有提及我擅離職守的事，既不責怪也不褒獎。對着席爾法，屈勞尼板着臉說：「席爾法，你是個大壞蛋！他們勸我不要起訴你。好吧！我不會起訴。但是死掉的人都算在你的帳上，成為你一輩子沉重的罪過。」

「感激不盡。」席爾法敬禮。

當我們進入山洞，就見到了斯摩烈船長。在一片火光映射之中，我也看到了遠處角落那堆金燦燦的財寶。人為財死！就是因為這堆財寶，我們船上總共死了十七條人命，這筆帳還未算上死在弗林特手上的亡魂。

斯摩烈船長向我說：「吉姆，你是個好孩子，但我不想再跟你一起出海，因為你不會是個好海

員……哼，席爾法？你來這裏做甚麼？」

「重返崗位，船長。」席爾法說。

「哦！」船長只應了一句。他沒再多說甚麼。

當晚，我跟夥伴們享受了一頓大餐，班提供的醃羊肉搭配船上的紅酒。人世間最快樂的時光莫過於此。席爾法坐在我們後面，吃得很起勁，有時還會跟我們一起發笑，就像出航時那個彬彬有禮的廚師。



第二天，我們開始把寶藏搬上船。

我們不太擔心島上剩下的三個海盜。沒了快艇，他們只能走路過來，只要在山丘上派一個人站哨，就足以預防他們偷襲。

忙到第三天的晚上，我跟利弗西在山丘上散步，突然聽見下方的黑暗中隱約傳來歌聲。

「是那三個傢伙。」利弗西說。

「他們全都喝醉了吧？」席爾法插嘴，原來他來

到了我們身後。這傢伙的臉皮真的厚如城牆，儘管大家對他不理不睬，他還是對我們大獻殷勤。

利弗西大發慈心地說：「如果他們因為染上熱病而發瘋亂語，我就要離開營地去救治他們。」

席爾法搖着頭說：「請見諒，先生。如果你做出這樣的傻事，我保證你會隨時喪命。那些傢伙全部言而無信，他們不像你這麼講信用。」

「是的……」利弗西沒好氣地說：「你最講信用，我們知道。」

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聽見那三個海盜的聲音。

我們開會商量，決議把他們留在島上。我們打包了一些生活物資，還有食物和工具，統統留給他們。

終於，我們揚起旗幟，啟航回家。

我們前往最近的港口，必須在那裏招募新的船員，才能繼續順利遠航。

當我們上岸辦完事回來，發現甲板上只剩下班一個人，原來席爾法溜跑了。班睜眼看着他登上小船離開，宣稱不加阻止是為了救我們，因為繼續跟那個獨

腳海盜共處一船的話，真不知他會做出甚麼壞事。

席爾法偷了一袋錢跑路，大約是三百基尼，不算很多錢。

沒想到這麼簡單就擺脫了他，其實我們都很高興。

之後，我們僱用了新的船員，順利返回布里斯托。當初一同出海的船員，結果只剩五個人可以回程。

我們全都分到一大筆財寶，各自花掉各自的錢。

斯摩烈船長退休了。葛雷結婚生子，買了一艘非常好的大船。班在短短三週之內，就把錢給花完或輸光，淪落到街上行乞。後來他在鄉間當了看更，至今活得好好的。

我們再也沒聽到席爾法的消息。

但我敢說，這個獨腳海盜會找到他的老婆，跟他的鸚鵡「弗林特船長」一起安度晚年。

希望如此。因為他將來下了地獄多半不會好受。

根據藏寶圖，銀條和值錢的武器還在島上，就是另外兩個打交叉的地點。就讓剩下的寶藏永遠埋在藏

寶處吧！我絕對不會再去那座天殺的島。

我最可怕的噩夢就是聽見金銀島海岸的驚濤聲，
或在驚醒之前聽見鸚鵡的刺耳叫聲——

「西班牙銀圓！西班牙銀圓！」

The End





Book Wars 名著精讀【英國篇】05

金銀島



(精讀版)

Treasure Island

★本書選字乃根據〈香港中文大學資訊處造詞用字統一表〉

原	作	Robert L. Stevenson
譯	者	戚建邦
監	修	主編
封	面	天航
內	文	星姆
裝	幀	薩那
出	版	廖振堯、許立琦
發	行	天航文創（南軟）有限公司（負責人：黃黎兼） 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西19號19W大樓6樓621室 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將軍澳工業邨駿昌街七號
承	印	電話：27982220【歡迎集體訂購查詢】
出	版	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日	期	2026年1月 初版

ISBN 978-988-76851-8-0

此故事之所有內容純屬虛構，如有雷同，實屬巧合。

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 Printed in Hong Kong

插畫美術中介：飛天奶茶創作者事務所

<https://creators.flyingmilktea.com>